

# 世界文學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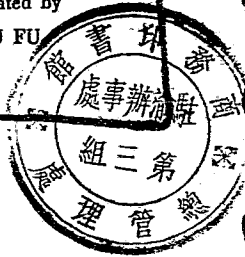
羣 衆

高爾斯華綏著  
朱 復譯

THE MOB

By  
JOHN GALSWORTHY

Translated by  
CHU FU



世界文學名著

羣

衆



## 劇旨概說

這篇劇本是描寫人生理想的悲劇。表演一個主義高尚信仰堅決的人，覺得被塵世諸種勢力所反對所威迫，並要驅他到那種妥協降服的境地，因此這個人就與這諸種勢力奮鬥。在本篇劇文內，我們可以曉得在戰爭的時候，主張絕對國家正義的方針，結果是怎樣哩。

劇本中心人物，爲斯蒂芬瑪啞。他年方四十歲，充當杜爾明區的國會議員，已有九年。瑪啞現任國家次官的職位，前途很有升做內閣大臣的希望。但他是一個理想家。對於國家正義這個題目，持有強烈的見解，不願爲了什麼人把自己種種主義放棄。

劇中的情節，發生在英國與人宣戰的當兒。瑪啞覺得他祖國的舉動是錯的。深信自己的國家，僅僅爲了增擴私利的種種宗旨，纔去攻擊一個弱小的國家，所以他決定在國會裏參劾這種行動。立刻他覺得自己是墮在困難的羅網中了。他妻子的父親約翰裘蓮痕爵士，是一位將軍，曾爲了國家服務五十年。妻子的叔父，是斯都夏地方的副監教師，對於軍事上

的愛國心抱有很熱切的見解。妻子的弟弟新近結婚的，是漢勃脫裘連痕上尉，他是被政府調遣出國第一批軍官中的一個。還有二個兄弟蓋爾甫和喬治已在敵了。然而瑪啞不顧這許多家庭的纏結，明知自己的行為，將累及他四十歲時候很有希望的政治事業，他竟到國會，力把他抗議的話演說出來，但是這個時候，英國軍隊已越過邊境，而且在侵略行動開端的時候，已遭很大的挫擊。

瑪啞不久就作了劇烈攻擊和怒號咒詛的中心點。衆人叫他爲極蠢的驢子，爲一個不惜任何代價以求和平的人，爲第二個發狂的魁克叔先生做打擊風車的狂事。人家對瑪啞說：「瑪啞，你的責任是幫助國家，無論國家的行動，是對的或是不對的。各個公民，並無一種權利，可以隨便判斷他祖國所做的什麼事體，像不能妄斷上帝一般。政治是不能容留着情緒，有時也須去懲罰一般無法律無秩序的國家，並且去挫敗他們，與以教訓哩。高等的文明，勢必要吞併低弱的文明；一個惠濟行善的國家如英國，握權愈多，得地愈廣，這定必與世界各國愈爲有利的。凡人在這個時候，竟批評國家的行政方針，即是使國家戰鬥力減弱，且是

各國的朋友，不是祖國的人了。無論如何，瑪啞，你必須在戰事接觸時，犧牲爲是。美國男兒的靈魂，一旦已流出，那末全國的責任是萬衆一心的前進。」

瑪啞對於這種相難的理由，卻有他的答辭。他說：「一種偉大國家的責任，並不是妥協攻擊弱小國家，但須盡保護的責任，或者至少任弱小國家自主。敵人的軍士不差過我們，我是爲了保護自己的家庭纔出來戰爭，因爲了他們的愛國心，所以應受人家的尊敬，我因爲自己正確的愛國心，超過了任何事物，所以國家做了錯事的時候，我覺得必須要指說將來，倘然緘默不言，將爲卑怯懦夫了。難道我須捨棄自己的主義，來保持國會議員的職位嗎？或是放棄了自己各種信仰，因爲這各種信仰，偶不逢時，爭浴輿情嗎？倘然戰場裏的戰士，爲了他們榮譽的理想，竟預備犧牲生命，我自己也是爲了主義而犧牲的。倘然前敵打仗的人，以國事爲先，以家事爲後，我豈不是做同樣的事嗎？然而我與戰場裏面士卒，惟二不同的區別，是我爲了未來的祖國而奮鬥，深信自己是未來祖國優高道德和公道的受託人。」

瑪啞所持這種嚴格的態度，自然是格外激怒他的敵人來反對他了。他在國會場中，發

乎處着孤立的地位，猶火山的燃燒石頭急急噴出時。他是唯一清靜的人，他須即行辭去次官的職位。彼選舉瑪啞的一般人，派出代表團前來，公然告訴他說：「瑪啞，我們對於你所發「夏日的瘋狂」是毫不同情。」瑪啞的私人秘書警告瑪啞說：「你是損傷自己的事業。」

瑪啞於是向民衆自己請願和平，但他在公衆廳所外面，被一羣住在後街的惡徒流氓所打擊。他回家時，頭上爲飛擲物所破，他向外演說了六個禮拜纔回家，覺得自己的妻子鉛賽靈也是反對他了。鉛賽靈重重斥責他，要求他體念上帝，放棄固執的成見，因爲他反延長了戰事中的痛苦。還有一樁事體，使人幾乎難於忍受的，就是漢勃脫戰死的這樁惡消息傳來。瑪啞被人譏覺岳氏家庭間悲傷的慘事，他須負一半的責任。至於瑪啞所雇用的保姆，有一個兒子在戰場上，她恐怕他終夜睡在雨露中，或飲牛畜所不願飲的水，因此也斥責瑪啞爲賣國賊。保姆對瑪啞說：「這事是很自然的——你所做的事，你想念這般野蠻人民，比較自己的妻子還要關切。」甚至僕役輩也通知瑪啞，要自行離去他的家庭。且瑪啞的妻子和女孩與他分離，瑪啞獨自站在一羣忿怒的人民面前，覺得衆人稱己爲「害人的賣國賊。」

兒，」「狡猾的臭鼩。」瑪啞不服這種用野蠻武力來壓迫理想和人道的舉動，就用了怒烈的反控話，去回答他們。「你們——羣衆——是光天化日下最鄙賤的東西……你們是攻擊弱者；踐踏婦女；摧殘言論自由的東西。頭腦呢——你們是沒有的！精神呢——是毫無的！倘然你們不是卑賤，世上便無卑賤物了……我的國家並不是你們的。我的國家是一個大國，永遠不乘他國貧弱的时候，來抽取雜稅的。」羣衆聽了這層話後，就蜂擁上前。於喧嘩擾攘的時候，一位女郎從童子軍綁帶上攫取一把刀，直指著瑪啞，羣衆再作第二次衝動時，這把刀鋒偶然刺入瑪啞的胸膛，瑪啞因被刺死。

舞臺幕幔垂下後，即再舉起，現露瑪啞的身後餘榮。在一所倫敦方場上，植立了一座花崗石的塹脚，上有銅像，下有碑銘，來紀念瑪啞，碑銘上刻有數字「忠誠於他所服膺的主義。」銅像的嘴唇微帶笑容，囁鳴的麻雀在美麗春天的晨曦中，棲息在銅像的肩上。

我們把這篇「羣衆」劇本，可以當作一種研究，專門描寫一種忠於正義的人與一種墮俗浮沉的人，雙方永久的奮鬥。瑪啞堅持他的主義，生命竟因此犧牲，他是屬於理想家一

統的人物，這種人起初時候，往往爲世人用釘架的摧殘，末後又被封爲聖徒，世人起初時候，又往往不肯建立碑銘來紀念他們，直等到他們自己實在不能再拿擾亂的夢想，來困擾世

界了，纔想着去紀念他們。唉！



# 人名表

斯蒂芬瑪啞

鉛賽靈

奧烈婦

斯都夏區副監牧師

將軍約翰裘蓮痕爵士

漢勃脫裘蓮痕上尉

海倫

愛德華孟輝狄潑

愛蘭施底爾

國會議員

瑪啞夫人

他們的女孩

鉛賽靈的叔父

鉛賽靈的父親

鉛賽靈的弟弟

漢勃脫夫人

派齊浪報的主筆

瑪啞的祕書

大 名 表

詹姆士·霍姆

卻爾司·希爾達

馬克華西

威廉勃難

維爾福特·保姆

維爾福特

維爾福特的情人

僕役亨利

門房

黑衣紳士數人 學生一人 女郎一人 一隊羣衆

建築家

律師

書業商

製造家

選舉瑪啞的選員代表團

(保姆的兒子) 漢勃脫的侍從員

幕景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第四幕

結幕

第一第二幕中間

第二第三幕中間

第三幕佈景一二中間



瑪啞鎮上房屋中的膳室晚上

同一地方早上

佈景一市外戲院的背後一個街巷

佈景二鉛養靈的寢室

瑪啞鎮上房屋中的膳室傍晚

一方場的隅角黎明

數日過去

三個月

無甚耽擱

第三第四幕中間  
第四幕和結幕中間

數小時  
無限時期

## 第一幕

七月某天晚上九點半鐘。膳室內燈光輝煌，裝璜着壁紙，毯毯和深藍耀眼的幃幔，兩根圓柱中間，裝有數扇琉璃的摺門，開向廣闊的地臺，黑暗中地臺外面的樹木，和點燈房屋的形態，都隱約可見。膳室側面爲一座凸窗，上懸幃幔，半開半掩。凸窗對面爲一扇透廳堂的門。六人吃了晚飯後，圍坐在一隻蛋圓形的紅木台，互相談話，台上列有銀器，花卉，水菓，酒品等物。背向凸窗坐的，是主人斯萊芬·瑪啞，年正四十歲，五官端整，笑容可愛，他的眼睛像一位理想家的，坐在瑪啞右面的，是約翰·麥蓮·痕·爵士，他爲年老的軍人，面貌清瘦，而帶棕色，髭白；坐在約翰·爵士右面的，是他弟弟斯都亞區的副監牧師，身高面黑，貌若避世逃禪的一個牧師；坐在他右面的爲鉛·賽靈，身方前靠，肘在台，她的下頷承在雙手上面，方對桌凝視她丈夫；她右面坐着愛德華·孟姆·狄潑，年方四十五歲，面呈蒼白色，頭頂很禿，前額甚銳，嘴唇整齊，微笑時常露齒牙；坐在孟姆·狄潑和瑪啞當中的，爲海倫·裘蓮，她是一位面貌美麗，頭髮漆黑。

的少婦，方在出神默想。當演劇開幕時，座中所發種種聲音，達到熱烈討論的程度。

副監牧師 斯蒂芬，我不贊同你說的話；絕對完全不能和你同意。

瑪啞 我不能自禁堅持這種談論。

孟輝狄潑 斯蒂芬，請你記憶某種戰爭罷！那時你所抱義俠的觀念，究竟是好嗎？昔前你做一個無甚知名的年輕議員時，凡你所有的舉動言論思想等，如有不對的地方，世人還可以假作不知，但是現在做了國家次官時，那就要受人家的咒詛了。你實不可隨意任心所欲。

瑪 我不可遵從我良心嗎？孟輝狄潑，你這層議論倒是很新穎哩。

孟 朋友，理想這一事，現在可是不適世界了。

副 政府現正處置一個野蠻無法律的民族，我個人的意見，以為傾注愛情在這般人身上，徒然是浪費罷了。

副 監牧師，無奈上帝已經生造了他們。

孟 我個人尚有懷疑呀。

副 這種野蠻無法律的民族，業已證實他們不忠不信，那末，我們當有懲罰他們的權力呀。

瑪 我若打擊一個弱小的眼傍，他因此就還打我，難道我有權力來懲罰他嗎？

約 我們並不會先向他們起釁呀。

瑪 什麼難道不是我們的宣教師和商人，在他們地方起釁的嗎？

副 文化事業可以儘被人家謀殺或摧殘而視為正義的辦法嗎？這真是新聞了。難道你現

已忘記了格蘭維和毛林生二人嗎？

約 正是吓。並且那個可憐的葛羅米和他的妻子，也被你忘記了嗎？

瑪 他們跑到二個野蠻國裏去爲了自己的事業，違反了衆蠻族的情感。國家對於這般貪夫的不幸，究有什麼關涉呢？

約 我們不能袖手旁觀。忍視親愛的同胞受他人的虐待！

副 斯蒂芬，請你回答，我國的管轄，是否能產生幸福，有利於人嗎？——還是沒有呢？

瑪 我覺得，事實上有時是有利於人的；但是本我良心，我否認這種荒誕的迷信，人以為我國的管理真能利益這種野蠻的人民，但我想，他們的國家是同一民族所組成的，就他們的顏色，宗教，習慣，風俗，語言，以及種種事物而論，都是與我們的大不相同，好像黑暗與光明的不同。我人雖努力管治這種人民，實是違背了他們自然的本能吓。

副 這種見解，我實在不懂。

孟 斯蒂芬，你的哲學，倘若稍為再進深一點，那就無異於表示停滯的意義了。須知地球上沒有恆星。所以世界各國不能閉關自處，彼此均不免侵略的。

瑪 大國定可任小邦自主。

孟 這種辦法若是可行，那末世界上將無大國了。我親愛的朋友，我們知道衆小邦是依的辦愛，你堅固要保護他們，但是你的職務勢必使你軟化。

約 余現已致力於國家可五十年了，我可以說，我的國家所做的是不會錯的。



瑪 我自己希望爲國家效力也是五十年，約翰爵士，我可以說，我的國家所做的事是錯了。

孟 瑪呀，有時這種話，是萬萬不能說的。

瑪 孟姆狄滾，我今晚要說這種話哩。

孟 在國會中嗎？（瑪啞點頭。）

錫 斯蒂芬！

孟 瑪啞夫人，你決不可縱容他這樣。這簡直是狂蠢了。

瑪 （立起。）明天你可將這種話告訴國人。在派齊浪報紙上做一段社論罷。

孟 這是政治的發瘋吓！今晚十一時，沒有人像你所處的地位，持有特權，來發這樣激烈論調，或舉動的。

瑪 我現已把我的感情儘量披露了。我是堅決反對這次戰爭，並且反對併吞的政策，我們曉得併吞的政策，勢必因了這次戰爭會得產生。

孟 我親愛的朋友，請你不要像這樣荒狂的義俠吓！在二十四小時內，我們就要有戰爭發

生，任你如何努力來反對，終是不能阻止的。

呀！不然！

孟 漢勃脫夫人我唯恐不能阻止罷。

約 海倫這事是毫無疑義的。

孟 〔向瑪啞〕你意還欲抗鬧風車嗎？〔瑪啞點頭。〕

孟 這可是奇偉的舉動了！

瑪 我並不是奮圖沽名釣譽吓。

孟 你行將犯着哩！

瑪 就是蹈了這種自誇的嫌疑，我必須有時說出真理來。

約 這不是真理吓！

孟 真理越是顯著，毀謗越是利害，並且被人毀謗者的忿怒越是激烈。

副 〔努力調停爭執〕我所親愛的斯蒂芬，設令你始初的爭點是對的——這層是我個人

所否認的——但是到了一種緊張的程度，個人的良心必須退讓於全國人士的感情。這件事體，已變為國家榮譽所繫的問題了。

詹姆斯，你說得真好！

瑪 副監牧師，你須知道，一般國家對於自身的榮譽，終是拙於判斷的。

副 這一層話，我不願與你同意。

瑪 否。這就是你拙吓。

鉛 (「阻止副監牧師」詹姆斯叔父請息言罷！「瑪啞向她凝視。」)

約 你將自願為一般僻想家的首領，犧牲你的事業，並使我羞做你的岳父嗎？

瑪 難道一個人須持衆人所同守的信仰嗎？約翰爵士，請你聽一句話，你現已屢次受他人的攻擊譏諷。

約 我敢自信從不曾為我的國人所攻擊！你的演說，行將發表在外國各種報紙上，——竟信任了外人，使他們拾着笑柄來攻擊我們。這明明是一種暴露本國的情形把外國人

看！

你承認這種暴露嗎？

先生，我並不承認這一點。

副 國家的地位，現已陷於困難境界。現在那邊野蠻民族的情形，必須迅速平定，一勞永逸，纔算妥當。鉛賽靈，你來幫助我們吓！

瑪 我的國家，對的或錯的！犯罪或作惡的——仍舊是我的祖國！

孟 這是臆斷。〔鉛賽靈立起。副監牧師也同時站起。〕

副 〔低聲說〕上帝欲摧殘毀滅的人，先使他——〔神志發狂。〕

約 無愛國心的！

瑪 我不願意與專制政體勾結。

鉛 斯蒂芬，我父親並不認可專制政體，我們也沒有人這樣主張的。

〔漢勃脫裘蓮痕是一位長大軍人模樣的人，走進膳室。〕

海 漢勃脫！

〔她站起身來迎接他們倆就在門口互相談話。〕

約 憑了上帝的名義，你的觀念究竟是什麼？我們本了全副良心現已忍耐得很多了。

瑪 約翰爵士，我們強大國家待遇弱國的方法，應當大大變更一下。狗類尚能給我們種種教訓——試觀一只大狗對待一只小狗不肯欺負的情形便知道了。

孟 否否，這許多事體並不像狗類事件這樣簡單吓。

瑪 孟姆狄澄，我可說世界上是毫無理由的，為什麼這種尚俠重義的規則，不該應用到國家，至少也像應用到——狗類哩。

孟 我所親愛的朋友，難道你將願變為那種不幸的被逐者，為失敗事業的英雄嗎？

瑪 這種抑強扶弱的事業，還未完全喪失哩。

孟 你的事業，無論是對是錯，可算已是失敗，像世界上種種事業的失敗吓。「愛國」二字激起了羣衆的情緒，從來沒有像現今熱烈的。斯蒂芬，留心「羣衆」留心「羣衆」

瑪 我身為國家公僕，現因一般人的情緒是反對我，竟可否認我的信仰嗎？孟姆狄潑，現在爭點並不是我對不對，但爲我是否必須卑屈我的信仰，因它是不孚羣衆的同情，關鍵全在這一點上面麼。

副 我恐怕即須離開這裏了。向鉛賽靈！我親愛的，晚安！呀漢勃脫！向漢勃脫致意！

孟姆狄潑，我與你同路，何不同乘一車，到了你的地方，便可送你下車嗎？

孟 謝你。瑪啞夫人，晚安！請你阻止他，這事是自取敗亡吓！孟姆狄潑和副監牧師同出。鉛賽靈挽着海倫臂腕離開膳室。漢勃脫仍舊站在門口。

約 斯蒂芬，我知道你所持的見解，在許多方面很是激烈，但我從未想着，我的女婿竟是這樣不惜犧牲以求和平的人。

瑪 我並不是這樣的人吓，但寧願與我反對的人奮鬥。

約 很好！我僅能祈禱上帝，在你未發這樁不智的言論前，希望你能恢復意識。我現須回到軍事部去。漢勃脫，晚安！

漢 父親，晚安！

〔約翰爵士外出，漢勃脫站立不動，胸中憂鬱不樂。〕

漢 我們業已得着命令要出發了。

瑪 什麼？你將在何時航行呢？

漢 立刻。

瑪 可憐的海倫吓！

漢 婚事尚未滿一載，這正是很不幸的事件哩！〔瑪啞觸他的臂來表示同情〕很好！我們

不得不把個人的感情放在袋裏。斯蒂芬，請你思考，不要做那種演說！你須顧及鉛筆靈

——並且想着在軍事部的老丈，行將出發的我，以及現已在戰場的蘭爾飛老喬治！

人罷！你對於一種事件，興致狂熱時，你終不能信任自己的舌頭。

瑪 漢勃脫，我必須演說。

漢 不要，不要！今晚你務必暫時忍憤，不可出去演說。再隔幾個鐘點，你將見戰事開始。

〔瑪啞離開漢勃脫。〕倘你不惜把個人的事業從此犧牲，——請你不要把鉛賽靈心碎愛分吓！

瑪 你當然不爲了你妻子的緣故，竟然畏縮你的責任哩。

漢 很好！你真是騎着馬到必定傾覆的地方哩，並且這種傾覆是不敬不義的。這次戰爭事並不是郊外的遊宴。在那邊野蠻民族的戰場上，我們行將得着很多醜惡的攻擊。設令我們已有一二個軍隊，被敵人截斷在羣山中，請你靜觀國人感情的狀態是怎樣。那個野蠻國家，是非常可怕的。他們備有新式的武器，並且都是善戰的人。斯蒂芬，請你停止演說，不要淆亂人心哩！

瑪 漢勃脫，就是在我任務方面，我有時必須冒些險難吓！

〔當他講時，鉛賽靈進膳室。〕

漢 我親愛的朋友，但你這種舉動，可說是絕對無希望的。

〔瑪啞轉向窗戶，漢勃脫走到他姊姊鉛賽靈那裏。於是做了一個姿勢，向着瑪啞，好像



把勸告瑪啞的事托付與她。漢勃脫即出去。」

鉛 瑪 斯蒂芬！你真要出去演說嗎？（他點頭）我請求你不要這樣。

鉛 你應曉得我的私衷哩。

瑪 但這是我們的國家。我們與國家不能一日分離。大勢如此，你實無力停阻戰事——徒使國人憎恨你罷了。我實不能忍受這種待遇。

瑪 鉛，我告訴你，對於這次將爆發的戰事，終須有人來反對。二三次戰事小挫，定要遭着的，於是全國人士，行將發狂兇暴，因此一個弱小的國家，又必被強國所蹂躪滅亡了。

鉛 你如信仰你的國家，也須信仰她得地愈多，得權愈大，是對於世界愈是有益的。

瑪 這是你的信仰嗎？

鉛 是的。

瑪 我尊重你的信仰，並且也諒解，但是這種意見我不能容納。

鉛 斯蒂芬，但是你的演說，恐將為一般僻想家和非難國家的人所利用，趁此嘲諷國家，他

們將要奉你爲傀儡哩，（瑪噠微笑）他們定將這樣。你在內閣中的機會將要斷送了——你或須辭去議員職務。

反對黨將要吠我，但不久即會得寂寂無聞。

否！否！你每一度開始做事，常是前進不息；請問究有什麼人世應享的利益呢？

青史上將不會得秉筆記載：『他們竟然做了這種事體，他們的官吏竟無一個人敢提出抗議！』

當有許多人，他們——

詩人嗎？

你還記得蜜月中，我們到平勞伐司那一天嗎？你面對草地臥着，你會說這樣是像我接吻一個可愛的婦女。其時曾有一只靈鵲方在歌唱。——你會說這是戀愛者的歌聲吓。那地諸山碧綠；所以我們這室裏備有藍色的飾物，因爲藍色是我們國家最優美的裝飾，你是愛國吓。

瑪 愛她吓！

鉛 你應早早爲了我愛着她吓，——那末，「你須放棄非戰的演說。」

瑪 鉛，因此你願向我請求嗎？——「教我停止非戰的演說嗎？」

鉛 是的。國家是我們的國家！噫嘻！斯蒂芬，請你想想教我怎樣做人，——漢勃脫和其他男兒都在戰場上。還有可憐的海倫和父親！我懇求你不要作這種演說。

瑪 鉛，這是很不公道的。你願意我覺得自己像一個懦夫嗎？

鉛 「喘息而言。」我——我——幾乎覺得，你如果演說，你即爲懦夫。「她向瑪啞看，自己很驚駭她所說的話。入後當僕役亨利進室來收拾臺子——」低聲向丈夫說。「我請你不要演講。」

瑪 「他仍舊不回答，她即出去。」

鉛 「向僕從。」亨利，請你慢些收拾！

瑪 「亨利退。瑪啞仍舊站立，低視着膳桌；稍後，放手在喉嚨，好像要放寬領圈的緊縛，然後

傾出一杯水，飲下。在凸窗外面的街上，站有兩個沿街奏樂的人，一個是豎琴家，一個是梵啞鈴家，聲調糾正後，即奏成音樂。瑪啞走向樂聲響處，揭開一條帷邊。稍後，他回到桌邊，取出演說備忘錄。他正在躊躇不決的苦惱中。」

瑪  
懦夫！

「他視若行將撕碎他的備忘錄。後來，變更他的心意，喃喃然翻閱演稿不釋手。他的聲音逐漸響亮，後來竟向空屋朗誦他演講辭的結論。」

瑪

「……我們國家歷來自命為保護自由，反抗壓迫，既有這種稱號，難道是過去的光榮嗎？難道值不得稍稍犧牲我們很微小的尊嚴，以免放一塊石頭在墳上，並以免卻一篇國家輕慢的奇事放在歷史的探眼之前嗎？我們方將以我們的意志和統治權壓迫在一個民族身上，這個民族素來是自由的，並且愛國愛獨立的，其程度也不亞於我們愛我們的國家和獨立。我今夜不能靜坐，忍視戰事的開始。我人既對於自己的祖國慈愛而溫柔，所以對於其他人民的國家也當一樣的。我愛我國家。因我愛國家的緣故，我今

瑪

奧烈婦

夜發此論調。這般民族，精神上也許是很好鬪的——但是他們並無機會來反抗我們，且向這種人民戰爭，雖於盲目的一個時候是何等的快樂，但是對於未來倒是很可憎惡討厭的。人類偉大的心靈，永遠同弱小者在意識和同情方面脈息相通。我們將發這大戰爭，純是違反了人類這樣偉大的心理。我們借了公道和文明的名義，現竟努力進行這種違反人類偉大心理的方針；但是我們日後將要被公道所裁判，並且被文明所懲責。」

「方他演說時，一個孩童已急沿着外面地臺，走向音樂響聲的所在。但是聽得瑪啞聲音時，即停止進行，站在那扇開放的窗前靜聽——這個小孩頭髮眼睛都是漆黑，穿了一件藍色外衣，握起在手裏。沿街音樂家既奏完了一只調子，即停手不彈。

瑪啞的感情現時是非常緊張，把一只緊握着的酒杯片片碎裂，落在洗濯盆內。小孩即疾跑到膳室。」

奧 父親，你同誰說話呢？

瑪 「向她睇視。」我的心肝，向風說話！

奧 這裏沒有一息風。

瑪 那末什麼東西吹落你下樓來呢？

奧 「神祕的神氣。」音樂聲吹落我下來。難道這陣風會碎掉了你的酒杯嗎，還是你的手把它碎成二塊嗎？

瑪 我的小妖精！現在快快上樓去罷，不要被保姆捉獲你。快跑！快跑！

奧 噫嘻否，父親！「像極熱忱。」今天終有事體將要發生！

瑪 你說得正是！

奧 「拽她父親向下，低語。」我必須祕密地上樓靜吓！

瑪 「她猝然跑去，藏身在凸窗前一條帷幃中。一位青年進室，手裏拿了一張便條。」

瑪 喂，施底爾！

〔街上音樂家再動手奏琴。〕

施 這是約翰爵士寫的短簡，他從軍事部專足送來的。

瑪 〔讀手札。〕「噫子開了。」

〔瑪啞站立默讀這張便條，施底爾很關心的向他看。他是一個黧黑淡黃瘦面的少年，眼睛上表現他能夠與人親暱與人同享災難的一個人。〕

施 先生，我很快樂，噫子已開。你幸未演講，如果已經演講，這倒是非常抱憾的事了。

瑪 施底爾，你也是這樣的見解！

施 我的意思，是指戰事如果真的開仗了。〔那便不宜再作反對的演說。〕

瑪 〔撕破便條。〕正是。請你自己去固持這種意見罷。

施 你再需要我嗎？

〔瑪啞從胸袋裏拿出數張紙件，擲在書桌上。〕

瑪 你去回復這數封信。

施 「走到書桌。」費柴勃真是使人欲嘔。「他動手寫信。瑪啞心中再現有奮鬪的情緒。」  
他毫不承認這種事體是有兩方面的。

「瑪啞給他一個快視，靜悄悄地走到膳桌傍，然後拿起他的一束備忘錄。他用了袖子掩藏好，回到窗前，躊躇站立。」

施 「最後我們必須顯給厚顏〔小狗名〕看，尊嚴〔大狗名〕並不會睡着。」這真是優美的辭令哩！

瑪 「向外走到地臺。」這個清靜美麗的夜吓。

施 這封信是送給草屋醫院的——我可以說，你願去做主席嗎？  
瑪 否。

「施底爾寫信，稍後舉頭望不見瑪啞，就走到窗前，左右張望，回到書桌，再行坐下時，忽然一種思想生起使他驚嚇。他再走到窗前。於是攫取帽子，忽遽外出，沿着地臺走。他既出去後，鉛筆靈從廳堂進。她既向外望着地臺後，就走到凸窗前，站在那裏靜聽；心神不



寧，回到室內。奧烈婦從幃帷後面靜悄悄地爬出，擁抱她母親的腰身。」

「噫，我的寶貝！你這樣驚嚇我！你這可惡的小罪人，你在樓下做什麼？」

「我已把一切事體解釋給我父親聽。我們現可不必再說了，是不是呢？」

「父親在那裏？」

「出去了。」

「何時出去的？」

「噫！剛纔去的，施底爾先生跟隨父親出去，像兔子跑的一樣。（街上音樂停止。）你曉得，」

「音樂家尙沒有拿到報酬哩。」

「現在你即刻上樓去。我實在不能想出，你怎樣能够下來。」

「我能，（諂媚狀。）母親，你若給他們錢幣，他們當然會再奏別齣音樂。」

「可以，你把這些錢給他們罷！但是你只有聽這一次了。」

「（她給奧烈婦一塊錢幣，奧烈婦拿了錢跑到凸窗前，開了側窗，喚着音樂家來取。）」

奧 請拿住這塊錢幣！你們可否再奏一曲嗎？

〔她從窗間回，看見她母親正在出神思想，就把他身體摩擦着她母親。〕

奧 你可是得了一種痛苦嗎？

鉛 親愛的，我痛澈心坎吓！

奧 噫！〔音樂家奏一只跳舞曲。〕

奧 噫！母親！我必須跳舞了！

〔她踢去脚上藍色小鞋子，起脚跳舞。舞興正濃時，漢勃脫從廳堂進。他站着小甥女片刻，鉛賽靈向他看。〕

漢 斯蒂芬去了！

鉛 正是——奧烈婦停止跳舞？

奧 舅父，像我這種跳舞你能够跳嗎？

漢 小鷄，可以——我於這一門很是擅長。

鉛 奧烈婦，不要攪言！

〔街上的音樂家，猝然在中途停止奏樂。街上傳來遠處吶喊的聲響。〕

奧 舅父，聽吓！這可不是一種特別的聲響嗎？

〔漢勃脫和鉛賽靈盡力聆聽，奧烈婦睇視他們倆的面孔。漢勃脫走到窗前。其時聲來越近，吶喊的口號，稍能聽見。〕「新聞紙——戰事——我們的軍隊越過了敵境——劇

烈的戰爭——新聞紙。」

鉛 〔喘息而言。正是吓！這是戰事消息。〕

〔街上二種喚叫聲，從不同方向來的，再傳入室內。〕「戰事——新聞紙——前敵劇烈戰爭——新聞紙。」

鉛 關上窗不使這兩個食屍鬼的聲浪進來！

〔漢勃脫關窗時，保姆維爾福特從廳堂進。她是一位年老婦人，具有為母的嚴肅神氣。她凝然注視奧烈婦，後來忽然驚聽街上的聲響。〕

保 噫嘻！不要說這次戰事已是開仗了。

〔漢勃脫從窗口來。〕

保 漢勃脫先生，你的聯隊將要出發嗎？

漢 正是吓，保姆。

保 噫嘻！我的兒吓！

鉛 〔手指奧烈婦所站的地方，奧烈婦的眼睛開得很大。〕保姆！

漢 保姆，我願留心着他。

保 你同我的兒子兩個人做同伴。你結婚以來，還不滿一年。唉！漢勃脫先生，現在請你當心

保重；你同他都是鹵莽得很。

漢 保姆，我不是鹵莽的！

〔保姆深視漢勃脫面孔，後來舉起她手指，招呼奧烈婦。〕

奧 〔覺得新穎的劇烈情感，呈露在她面前，靜悄的跑到保姆身旁。〕舅父，晚安保姆，你可

曉得我不機來的緣故嗎！〔熱烈的低語。〕這是一個秘密吓！

〔她同保姆走出膳室到廳堂時，她的聲音傳達到膳室曰：「請告訴我戰事小史。」

〔態度慙直以抑遏他的情感。〕鉛，我們將在禮拜五出發。老女，請你當心待好海倫。

鉛 噫嘻！我願——如何——婦女——不能——從事戰事嗎？

漢 斯蒂芬對於戰爭的態度竟會如此，這正是使你難堪了。但是戰燬既開，他行將改變態度哩。〔鉛賽靈搖頭，後來忽然走到漢勃脫地方，舉起她臂腕來挽繞他的頭頸。這種舉動好像把胸中積悃，由這種懷抱中泄洩出來。〕廳堂門開着，約翰爵士戶外的聲音，聽室裏可以聽得。他說：「甚善，我去尋她。」

鉛 這是父親吓！〔約翰爵士進。〕

約 斯蒂芬得到我的便條嗎？我一到了軍事部即給他消息。

鉛 我想他已經接到你的消息了。〔看見桌上放有撕破的便條。〕正是。

約 國人他們現正呼喊這次戰事的消息哩。感謝上帝，我固能及時阻止他的狂橫演講哩。

鉛 你業已阻止了他的演講嗎？

約 什麼！他當然不會做這種極愚的驢子？

鉛 我想他正是要做這種極愚的驢子哩。（跑到窗前。）我們不久即可知道。

（約翰爵士既看了鉛賽靈後，即走到漢勃脫那裏。）

約 我兒，堅持勇敢的心志。你當以國事爲先。（他們行握手禮。）

（鉛賽靈從窗口退後。施底爾從地臺上到窗口，跑得很氣喘的。）

施 瑪啞先生可會回來嗎？

鉛 沒有。他已經演說嗎？

施 是的。

鉛 反對嗎？

施 正是。

約 什麼？終必演說嗎？

「約翰爵士站立不動，移時即轉身直向廳堂走。鉛囊靈給漢勃脫一個暗示後，漢勃脫即隨他的父親出去。」

施底爾先生，是何事呢？

施 鉛

「仍舊喘氣心神震激。」我同瑪啞先前曾在這裏——未知如何他竟私自溜去。想必他直往國會。我跑到那裏，但我剛到旁聽廂時，他正在那裏演說了。場中的人若盼望得著什麼東西——在那地，我從未會聽得演說竟是這樣靜寂的。他從第一個字起，甚至於每個字的音節，即堅握了他們聽衆。有的人被他的言辭所感動。但是大家雖在他演說時靜聽，你若在座，終覺得聽衆方面露出一種輿情。於是我想希來脫發端反對，你可以想見，他們的胸中就發生忿怒；但是瑪啞鎮靜的態度阻抑他們。這種忿怒，我從未見過同樣的。後來會場中低語遍傳，說戰事已經開始。於是一種普通的喧擾，立即爆發，好像聽衆能夠把他殺死。有的人握住瑪啞的衣端，要拖他下台，但是他搖脫了這個人，向前進行。俄而他截然停步，俄而又昂然外出，會場上的聲響，好像一塊石頭落在水中，初雖

有聲，後即寂然一般。這種騷擾事件，發生了不過五分鐘之久。瑪啞夫人那時會場上，羣情激昂，有像火山石噴出，他是唯一鎮靜的人。我實不願爲了別事，失卻聽他演說看這擾動的機會——這個機會真是偉觀吓！

〔瑪啞這時已走到地臺上，在施底爾後面。〕

施底爾先生，晚安！

施 〔驚駭狀。〕嗶——晚安！

〔他走出到廳堂。鉛賽靈拾起奧烈婦的鞋子，擁抱在胸間，站立以待。瑪啞進。〕

鉛 你現已澄清了你的良心了！我先前並想不到，你竟會這樣傷害我。

〔瑪啞並不回復，仍舊體味他方纔在國會中親歷的景地，鉛賽靈稍稍走近他身邊。〕

鉛 斯蒂芬，我是心靈與國家一致的。我警告你。

〔當他們倆面面相覷靜立時，僕人亨利自廳堂進。〕

亨 先生，這些備忘錄剛從國會裏送來。



鉛 「取下備忘錄。」你先出去，稍緩可以進來。〔差役亨利出。〕

瑪 打開備忘錄！

鉛 「鉛賽靈」一封一封的打開，任它落在桌上。」

瑪 怎樣呢？

鉛 這是你所希冀的結果吓。你三個頂要好的朋友，人家反對你的事體現是開始了。

瑪 我還要留心羣衆他〔乾笑一下。〕我須寫信給領袖。

鉛 「鉛賽靈像要走到他面前；於是靜悄悄地到書桌邊坐下，握管將書。」

瑪 任我起草稿。〔她靜待。〕好麼？

鉛 「口述。」〔七月十五號

親愛的卻爾斯爵士——我今晚演說時，既把我最堅決的信仰，宣布在公衆的面前。

鉛 「賽靈轉身仰視丈夫，但是他直視前面，她面上稍露絕望的狀態，仍舊寫信。」我並無別種辦法，惟有向你辭去我次官的職務。對於這回戰事，我的見解，我的信仰，也許是

不對——但是堅樹信仰的旗幟使它依舊飄揚，我當然是對的。我想，我現可不必再多解釋理由了。」

〔幕下〕

第二幕

「過數日後，午前，膳室內開啓的數扇窗透入太陽光。桌上散放了新聞報紙。海倫坐在桌旁，凝目前視。一個販賣報紙的人，在屋外叫賣報紙。她聽得賣報聲響後，即離座走到地臺上。漢勃脫從廳堂進。他立即走到地臺上，挽着海倫到室內。」

海 國人現正喊着的消息，可是真確嗎？

漢 真的吓較我們所想到的，還要不好呢。那邊野蠻民族，把我們的軍隊完全圍困在狹道裏面，——鎗砲無用。這種可怕的戰事開端吓。

海 噫，漢勃脫！

漢 我最親愛的女郎吓！

「海倫抬起她的面，仰對着漢勃脫。漢勃脫向她親吻。於是她急轉到凸窗。廳堂的門業已關了，差役亨利進膳室，跑在維爾福特和他的情人前面。」

亨 可否請你們等待在這裏，我即去告知瑪啞夫人。「看見漢勃脫。」先生，請宥我。

漢 亨利，沒有什麼。「出口而言。」噫！維爾福特！「差役退。」你竟然勸服你情人的心了。這

事倒是很好吓！我姊在你出征後，會得留心保護她，請你不必掛慮！你可曾把東西捆打好嗎？我們準定在三點鐘出發。

維 「他是一個闊面的兵士，穿了灰色軍服，帶着了純粹的滑稽面貌，現在可是暗淡了許多——說話時帶着西部地方的喉音。」先生，這是一定可以辦到；一切都已預備好了。

「海倫從凸窗那裏出來，靜視維爾福特和他的情人，維氏的情人站在那裏，頗形拙笨。」

海 「靜恬然。」維爾福特，請你留心服待他。

漢 維爾福特，我們當然要彼此照應，可不是嗎？

海 你們倆訂婚了好久呢？

少女 「她是一位容貌美俏，臨事躊躇不決的少婦。」僅僅六個月呢。「她忽然嗚咽。」

海 噫！他不久即可平安回家。

維 我須殺敵成功方可返里。〔低聲向少女。〕現在請你不要哭！不要哭！

海 不要哭！請你不要哭！

〔海倫站在那裏，嘴唇掀動，幾乎忍不住要哭泣，就跑到地臺上，漢勃脫跟隨她。維爾福特和他的情人仍舊站在原地，頗覺不便，少婦掩着她嗚咽的聲音，不敢放聲大哭。〕

維 耐思，請你不要哭泣罷；我不得不攜你回家了。既來這裏，哭泣是很不雅觀的。你做出這

種神經過敏的大驚小怪，我或許因此戰死，埋在疆場哩。你已把那個貴婦趕走了。你看！〔耐思在門戶啓開時，卽行停哭，鉛囊靈進室，奧烈婦跟進，驚奇然注視維爾福特，保姆也跟進，保姆的眼睛哭得很紅，但是她的態度倒是很鎮靜安詳的。〕

鉛 我弟已告訴我，你把你的情人帶來這裏，我們很覺愉快。

維 瑪丹，正是吓。她的恹恹情懷，覺得有些難捨我呢。

鉛 正是吓！正是吓！但是我們如此做事，純是爲了我們的國家，你看是不是呢？

少女 這種話是維爾福特時常告訴我的。他必須出發從軍——所以我也不必使他煩惱。

我當然常常安慰他，說我自己會安樂不愁的。

保 「她的眼睛從不離開兒子的面孔。」你定要這樣的。

少女 維爾福特想，你如果關愛我，這倒可以安慰他的心。但他性情是平日躁急的，我恐某事將遭他的身上。

鉛 我們大家都有一二個人出發。你到船塢那裏去嗎？你須曉得，我們務必送他們歡然就道哩。

奧 他或能得着一個勳章哩。

鎗 奧烈備！

保 你當然不喜歡他做逡巡不前的人，或是一個反對愛國的人，或是一個阻止戰爭的人。

鉛 「迅急的樣子。」容我思想——我寫有你的地址。「她手伸出給維爾福特。」我們情願留心你的情人。

奧 「耳語時聲稍高。」我可送給他我的糖菓嗎？

鉛 親愛的，如果你願意，就給他。〔向維爾福特。〕請你照應我的兄弟和你自己，我們當然會留心你的情人。

維 夫人，可以的。

〔他苦惱地看他的情人，好像這種臨別聚談，未能照他初意把心事說盡。倆人對着鏡賽靈。少女施了一個敬禮。維爾福特行了一個軍禮。〕

奧 〔她從書桌上拿了一束東西，放在維爾福特手中。〕這件東西是吃了很滋補的！  
維 小姐，謝謝你。

〔於是他們倆彼此示意欲去，但禮節和情感困了我們倆的心神，他們倆後遂辭別了衆人外出，保姆後面隨着。〕

鉛 可憐的人們吓！

奧 母親，什麼是一個反對愛國的人，什麼是一個停阻戰爭的人？

鉛 〔拿起一張新聞紙。〕親愛的，這正是一個愚蠢的名字——不要多說！

奧 但是請你告訴我一樁小事！

鉛 什麼？

奧 父親可是一個反對愛國的人，停阻戰事的人嗎？

鉛 奧烈婦！你倒底曉得這次戰爭多少事呢？

奧 外國既不正當的服從我們。所以我們必須打倒他們，並且要佔據他們的國家。我們將要如此做，是不是呢？

鉛 正是。但是父親並不願意我們這樣做法；他覺得這種辦法是不公允的，並且他素來這樣講。羣素因此是非常怨恨他。

奧 我們對待野蠻民族的辦法，爲何是不公道的呢？我想，或者我們是比他們還要幼稚點哩。

鉛 不是這樣。

奧 噫！歷史上我們常是這樣的。並且我們常常勝利。我所以歡喜歷史的緣故，就在這一點。



母親，你倒究贊成那一邊——我們呢，還是他們呢？

鉛 自然是我們了。

奧 那末我將自然贊成這一面了。我們不能和父親站在同一的方面，這是很可惜的事體。

〔鉛賽靈震抖。〕父親不同我們站在一起，人家將要不利他嗎？

鉛 奧烈婦，我恐怕人家或竟如此呢。

奧 那末我們應當格外好好待他哩。

鉛 如果我們能够這樣做很好。

奧 我覺得這樣我能够做得到呀。

〔海倫和漢勃脫業已沿着地臺回來。看見了鉛賽靈和小孩，海倫遂走過不進，但漢勃脫在摺窗那裏進來。〕

奧 〔看見了漢勃脫——很溫和的說。〕今天舅父是否要到前敵去？〔鉛賽靈點頭。〕但

是外祖父不去嗎？

鉛 親愛的，他不去。

奧 這豈不是便宜了那般野蠻民族嗎？

漢 漢勃脫進室。看見小孩在眼前他便不敢作依依不捨的樣子。

老姊，再會。（向奧烈婦，）小鷄，你要我攜回什麼東西來給你呢？

奧 在前敵地方可有店家嗎？我會想那裏定是危險的。

漢 絕不危險。

奧 〔幻想打破。〕噫！

鉛 親愛的，你現在可給舅父好好擁抱一下。

〔鉛賽靈見着奧烈婦被舅父擁抱，她也不覺臨別傷心了。〕

鉛 父親同我精神上當然與你一致的。老弟，再會罷！

〔他們倆不敢親吻，漢勃脫很嚴肅端正的走出去，在門口遇着施底爾，但並不睬他。施

底爾躊躇了一下，意欲離去。〕

鉛 施底爾先生，請進。

施 瑪啞夫人，杜爾明區派來的代表團應該來此了。現在正是十二點鐘了。

奧 「做好了，一個報紙的球——靈敏地說。」施底爾先生，請你捉了這個紙球呀！

〔她拋球，施底爾靜悄悄地捉着紙球。〕

鉛 親愛的，到樓上去，可願嗎？

奧 母親，我可在窗口讀書嗎？如果可以，那末我將見經過這裏的兵士們了。

鉛 否，你可以外出片刻到地臺上去看，看後須卽上樓去。

〔奧烈婦很不願意的樣子，跑到外面地臺上。〕

施 今天早晨那個戰地棧道的消息是非常的不好！你可曾讀過這許多新聞嗎？〔讀報〕

「我們對於那個落伍者的言論，決不贊同，他在這次緊要的時候，竟誹謗國家。杜爾明區的國會議員業已自招了！一般勇氣愛國人們的藐視。」〔他再讀第二種新聞紙。〕

「現在有一種官吏他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竟不能遏制他標榜自己的熱忱。在國家危

急的時候，我們必須把這種人的口箝住，像我們箝住犬類的口一般，這種犬類，我們疑惑是患了初期的癲狂病……」他們現正大聲的怒罵他哩！

鉛 我對於這般怒罵瑪啞的主筆，倒覺無妨，惟格外留心一般衆人，他們常常污辱國家，以言論猝然造成瑪啞爲英雄，你曉得他心中倒究有什麼觀念呢？

施 噫，瑪啞夫人，我們定要使他放棄到處反對戰爭的演說；我們必須如此做去！

鉛 〔靜聽。〕代表團到了。施底爾先生，請你到他國會辦公室內囑瑪啞來。

〔施底爾外出，鉛賽靈站立等着。少刻施底爾再開門進來，導領代表進，然後退出。四位代表進來時，好像覺得負有很嚴重的事件。第一位是神采奕奕的詹姆士霍姆，他是一個身體瘦長，鬚鬚灰白的人，頭髮豐富，山峙的眉毛，一半怕羞，一半果敢的態度，互相變更，一時魯率，一時卑謙，他是不慣於交際的，但是私心自是的人。他著了粗絨布衣服，紅絲的領帶鈎過圓別針，在他後面爲馬克華西，他是一位面豐圖而腴潤的中年人，髮光而黑，嘴上有少些鬚鬚，並且時常溫柔地摩擦他的手，好像他有了東西要出售於貴顯

華 鉛 華

夫人，你可安好嗎？  
華西先生，你呢？  
夫人，謝謝你，很好！

霍 鉛

霍姆先生，你安好嗎？  
年約五六十歲左右。

〔他鞠躬得恭敬過分，僅近她手上面，好像表示他是不被婦女勢力所束縛的。〕瑪麗  
夫人，我們很少會面——今來，這是一種光榮呀。

主顧一般。他的身軀稍爲肥胖，穿着黑色衣服，掛有一大串金鏈條。後面跟着卻爾司希爾達，他是一位五十歲的律師，他的頭顱是鷄蛋式而且是禿頂的，戴了一幅夾鼻眼鏡。他嘴邊生有鬚鬚，皮膚蒼革色，面貌頗爲親善，但露留心 and 疑惑的神氣，說話時像有一只梅子含在口裏，這因爲是他剃光的上唇過厚的緣故。最後的代表爲威廉勃難，形容強幹，兩肩較闊，鬚鬚灰白，面色赤紅，棕色的眼睛極爲活潑，他是一位自修成功的鄉人。

希 瑪啞夫人，你可安好嗎？

鉛 希爾達先生，謝你，我很好。

勃 〔說話時口帶沉重的鄉音。〕瑪啞夫人，這是一個不好的時機。

鉛 勃難先生，正是啊。諸位先生請坐。

〔她想如果自己站立不坐下，他們也是不坐下的，於是她即在桌旁坐下。他們逐漸就坐。每個代表，均嚴重緘默，各有他的法子不提目前重要的事體。鉛賽靈倒是很熱切的要使他們提起這樁事件。〕

鉛 我的丈夫在兩分鐘內將要到這裏的。目前他正在國會中。

希 〔他比較其他三個代表所受的教育和所處的地位，是格外高超些。〕瑪啞現處這種

可愛可喜的地位——瑪啞夫人，這種地位是這樣的容易前進到——唉——中心——

重力——呢？

鉛 我已讀過你們在杜爾明區舉行第二次會議的記載了。

〔勃

瑪啞夫人，這事很是惡劣——很是惡劣。這事是用不着諱言的。你的丈夫所講那段演說，簡直是夏日的瘋狂。——唉，沒有分別呀！現在須細細聲明纔好。我問你，爲什麼你那時竟任他演說呢！你爲何竟任他演說呢？我深信，這種議論，決不是你的見解！

〔他看鉛賽靈，她僅壓緊她的嘴唇不答。〕

〔勃

我告訴你，觸着我心的是什麼東西，觸着全體選舉員心的是什麼東西——這種東西，就是當他演說反對戰爭時，他明知道我們前敵的軍士已經開戰越境了。

〔鉛

如果他真是曉得這樁事件，倒究發生什麼利害呢？

我！俗話所謂，技擊的打在帶下，做那不公允的損害罷了。——我作如是想——請你宥恕我！

〔勃

瑪啞夫人，戰事開始以前，你當然有權力隨意說話——但是戰端既開，那便是反抗你的國家了。唉！你可曉得，他的演說很是激烈！過分激烈呀！

〔鉛

他早已決定要向衆人演說。在他演說時，不意開戰的消息傳到，這可想是偶然碰巧的

事體呀！〔靜寂。〕

勃 我想，這倒是實話。我們現在真切需要的，就是要曉得，他以後不再作第二次的演說罷了。

霍 他的見解，當然是很心智高超的——但是，須注意到普通人的見解。請你宥恕我！

希 瑪啞夫人，我們本了友誼的情感到這裏來——但是你當曉得，像這種反對國家的事體，是不可行的！

華 我們定將能夠勸解他。

勃 我們頂好不要說起他親自知道戰事業已開始這一層罷。

〔當他說話時，瑪啞從摺窗進膳室。他們都站起來。〕

瑪 諸位先生，早安。

〔他走到桌邊，但是不和他們握手。〕

勃 瑪啞先生，好啊？先生，你現已做下一件非常錯誤的事；我老實對你講。



瑪 勃難先生，各人都是對我直言相告的。請坐。

「他們逐漸回座，瑪啞坐在鉛賽靈的椅上。惟有她仍舊站立，倚靠了凸窗的端角，注視他們的面貌。」

勃 瑪啞先生，你可曾看見今晨的電報嗎？我告訴你——倘再有像那樣的挫敗，國人的潮流定要把你衝倒的。我不怪這種愛國的潮流。這純是血和肉的相關事體呀。

瑪 請你們也要承認我也是有血肉的。那天晚上，我演說時，並不是這裏沒有感情的。「他拿手觸摸心坎。」

勃 但是你的態度太是倉猝了——五月裏你同我們在一起時，你尙沒有到這種地步哩。請給我公道，勿要忘記在那個時候，我是反對我們國家的方針。那晚我講那段演說，是費了三個禮拜艱苦的心戰，方纔使我打定志意。勃難，一個人能有這許多觀念，是逐漸想出的呀。

希 這可是良心問題嗎？

瑪 希爾達，這種種觀念就是在政治方面，也曾經發生過的啊。

希 你看我們的理想自然是很低下的——與你的主義可是這樣的不同呀！瑪啞微笑。

「鉛囊靈既身近她的丈夫，再行退後，看見他愉快的神氣，好像她的心也覺得寬慰了。  
華西擦他的雙手。」

勃 先生，你尚忘記了一樁事體哩。我們送你到國會裏，原來是要你代表我們的；但你實不能在全體選舉員中找出六個人，他們會得吩咐你講這種演說的。

瑪 勃難，我很抱歉；但是我實不能禁止我個人的信仰呀。

希 預言家不被本國人所歡迎，反被外國人所歡迎，這是什麼意義呀？

勃 瑪啞先生，我們並不是來開玩笑尋嬉戲的。我從未曉得國人的情感激昂得這樣的高。

二次會議，議員的情緒都是非常反對你。我們有許多信件寫到總部去的。有的信是優  
秀分子所寫的——並且他們還是你相好的朋友哩。

希 請你聽了我的說話罷！時機尚不算過晚哩。任我們回去告訴他們，說你下次再不會演

說了。

瑪 這是籍口的命令嗎？

勃 (粗率然。)正是這樣呀。

瑪 放棄我的主義，來保護我國會議員的地位嗎？倘我果然是這樣，那末反對者真要叫我是一個腐敗落伍的人了！(他摸觸桌上新聞紙。鉛筆靈做出一種猝然而且痛苦的行動，後來仍舊靜站，靠着窗的角端。)

勃 好好！我曉得了。但是我們並不要你「食言而肥」——我們只要你將來謹慎小心罷了。

瑪 使我默認呀！他們並且還要說，各種報紙的輿論現已驅迫我到這種地步了。

勃 他們決不會這樣的說你壞話。

希 我所親愛的瑪，你願否與我們妥協嗎？如若依憑了你個人的主義，你應該不必注意到別人所說的什麼話。

瑪 但是我倒很注意別人的話呢。我不能失掉官吏的尊嚴和勇敢。倘是民衆的意見，竟然控制政治家的議論，那末這個國家定是不幸了！

勃 聽我們的話罷！我並不是說，未戰前你的見解是不真確。我素來不贊成我們對待那般野蠻民族的政策。但是我人的血業已濺流在那地了；這與以前的情形，可是截然不同了。我並不想國人真實的需要我出戰，但是我個人預備親往前敵去投軍。我們都應該預備盡力效命。並且我們未把這種野蠻民族答撻得完淨以前，我們決不能有國會議員竟會說出這種反對戰爭的狂言。這就是我簡要的意見。

瑪 勃難，我曉得你的感情。我向你辭職，我既不爲他人所需要，我實不能堅持我地位，並且不願堅持我地位。

勃 否，否，請不必這樣做！他的重音格外有力而粗俗。你既已演說，這事是無可挽回的。現在可以回頭了！無論是晴是雨，你充做我們的代表已有九年了。

希 瑪呀，我們願意挽留你。與我們一致罷！給我們允諾——這纔是好男子呀！

幕 二 第

瑪 我並不做輕諾的勾當。你們要求得太多了。〔室中靜寂，他們都向瑪啞着。〕

希 政府的政策，當然有很多完善的理由。

瑪 你們對待弱小者的方針，當然是常有種種完善的理由啁。

希 我所親愛的瑪啞，你如何竟能引起你的熱情，來傾向着這般竊牛的匪徒呢？

瑪 與其偷竊自由，倒不是偷竊牛畜哩。

希 我們所希望你的事體，就是你不應該再到處向國人說出反對戰爭的見解。

瑪 但這樁事體正是我所必須要做的。

〔他們再驚視瑪啞。〕

霍 請你宥我話，你仍不願意俯就我們的途徑嗎？

華 先生，真確的——真確的——

瑪啞，十字軍英雄的時候，現在可是已經過去了。

瑪 真的嗎？

「勃噫否，瑪啞先生，但是我們不願與你分離。我們三次接連的選舉你，不料你竟會有這次

不幸的事體發生，這是很可悲痛的。當國家遭着災害的時候，像這次我軍被圍在隘口

的可怕事件發生，你還譁國家的壞話。請就人道一方面觀察罷！你還有妻子。我看見她

弟弟的聯隊，將在今天午後出發。試想，她將怎樣感覺呢？

「瑪啞離座走到凸窗。各位代表交換眼色。」

「轉身。」欲把我這樣的箝口——是未免太利害了。

「勃我們不過是要救你出誘惑的途途罷了。」

「瑪我和你們「同舟共濟」經過各種氣候寒暖約有九年了。你們素來是我所信仰的朋

友。勃難我的心完全是在我的工作中；我並不熱切的要在四十歲時候遭受政治上的

失敗。

「希正是如此吓——我們也不願意看你在這種徬徨歧路的境地。

倘若我們把國人情感的境狀，給你一種錯誤的感想，這當不是友誼的精神了。現在只

好靜默——等待國人對於這次隘口慘事的情感冷淡罷；瑪啞先生，如你的感想仍舊不變，你口舌的努力，終是勞而無功啊！聽我請罷！你尙負有報償我們的責任哩。你是偉大人物；應該取偉大的見解。

瑪 我正是努力於這一層工夫呢。

霍 那末，你的見解倒究竟是什麼？——請你想我詢問。

瑪 [向他注視。] 霍姆先生，——像我們一個偉大的國家——正是人類最高尚情緒的信托者。請問你敵人這幾件暴行殘害的事體，可以使我們名正言順的去竊取這個弱小民族的自由嗎？

勃 偷竊他們的自由！這純是「捕空捉影」之談了。

瑪 噫，勃難！現在我們國家正是去竊取這個弱小民族的自由哩。在你們的心裏，當然沒有一個人會贊成這種行動的，或是用武力，或是用欺騙的手段來達到偷竊弱小民族的自由。但是你們都知道，我們的國人業已跑到弱小民族的地方去居住，好像我們現已

跑到別的地方去——好像我們一般偉大的列強跑到別人的境裏去，當他們正在弱小的時候。那天晚上，內閣總理的言論是：『倘若我們現在被人強逼費用血肉和金錢，我們必須下次要永不被迫了。』這句話，除了指示吞併那個國家外，還有什麼意義呢？老實說來，這種辦法，並不是算壞事吓。

霍 我們並不是心裏要奪他們可憐的國家——我們是被迫不得不取的。

瑪 我們並不是被迫哩。

希 我所親愛的瑪啞先生，文明是什麼，豈不是低等人類應當被高級人類所吞沒嗎？對於目前的問題，文明二字還有何種解釋呢？

瑪 希爾達，對於這一層，我們的意見是不同的；且我們可以竟日辯論這一層的究竟哩。但是目前的問題，並非或是你對，或是我對——目前的問題是一個人抱了信仰，用他全副心力去實行這種信仰，這一種人算是什麼人呢？請你告訴我。

〔室中靜寂了片時。〕



物

〔憑直狀。〕我恰正想着隘口那般可憐的人們哩。

瑪

勃難，我也可以看出見他們，像你一樣的渣切。但是，試想一下！從前我國家受外侮的事件，

發生在我們國內——黑谷——一千二百個外國魔鬼，有的是死去的，有的是垂死的

——烏鴉爭食他們——在我們國內，我們自己的山谷內——我們的山谷，我們的山

谷——被騷動了，干犯了。你還願眷念着黑谷裏面「那般可憐的人們嗎？」——這般

人直是侵犯的偷竊的狗畜罷了！殺死他們——殺死他們。你當願意這樣辦他們，我也

願意這樣做吓！

〔瑪啞語中所含熱烈的情感激動着他們的心坎，像別的種種辯論都沒有能夠這樣的；他們靜聽。〕

瑪

如若很好！那末現在異邦的野蠻民族所處的情形，究有何種不同的呢？我並不是太無

人心不願這次隘口的慘案解決。但這樁慘案一旦解決後，我不願我對於你們的情愛；

不願我個人的許多企圖，〔很低。〕更不願我妻子的情感，我必須很自由的振發聲音

來反對這回戰爭。

勃 「慢慢的說話，用了眼力，好像與別的幾位代表磋商一般。」瑪啞先生，我所尊敬的人當算是你了。我不知道我輩回去時，那裏的衆人將怎樣的議論；但是，至少我個人是覺得不應該強迫你失掉自己信仰啊。

希 我人並不否認——你真的有種種道理吓。

華 我也不否認——確然。

希 我想，一個人應該自由的保持他種種意見。

瑪 希爾達，謝你。

勃 很好很好！我們決不能強人以難能；但是你持這種態度，實是非常遺憾吓；行將有許多困難煩惱。

「他的眼睛看着霍姆，霍姆正在抬起手承在耳朵旁邊，傾聽外邊聲響。蘇格蘭人所吹風笛的聲音，從遠處微微傳來。各人都觸着這種聲音，大家傾聽着。」

霍  
〔猝然〕風笛的聲音！

〔奧烈嬌急邁窗戶，跑到地臺上。鉛養靈轉身，好像要跟隨她。〕

希  
蘇·魯爾兵士〔他即離座。〕

〔鉛養靈急走到地臺上。各人逐個跟隨到窗口。逐個走出到地臺上，只剩下瑪啞在室中，他轉身到凸窗。音樂的聲音洋洋然達耳，奏得愈近。瑪啞離開凸窗——他的面貌，被他情感的爭鬪所變動。他踱躑在室中，稍稍地模仿行軍的步調。

音樂聲調漸漸沉靜在遠處，祇有鼓聲和隊伍行走聲可聞。瑪啞在桌前停止，拿他的手掩着面孔。

代表團經過了地臺，順次回來，從摺窗進膳室。他們的面貌和態度業已大變。鉛養靈一直跟隨他們到窗口。〕

霍

〔發出〕一種奇異彷彿惘惘的聲音。〕瑪啞先生，你的行動是不對的。你答允我們的要求，以保持你的平安！

瑪，聽下我的話罷！

正是，真實的——真實的！

我們必須得着你的答應話兒。

「並不抬起他的頭。」我——我——

「聯隊進行的鼓聲，室中可以聽得。」

「你的國家正被外人所攻擊——瑪，你能聽着這種鼓聲經過，充耳不聞嗎？」

「現在室中人聽見一隊跟隨的羣衆所發喧嘩和喃喃的聲響。」

瑪 我給你們——「於是他們聽得外面幾句格外尖銳清晰的口號，高亢過各種聲響：

「戰士們，把地獄賜給這般野蠻乞丐！」「洗滌你們的腳在他們污穢的國家上面！」

「不要剩給他們一塊沾血的土地！」口號叫後，即有粗俗的歡呼聲音接着。」

瑪 「抬起頭來。」這是實在吓憑天實不能給你們我的允諾！

鉛 噫！

希 你既是這樣，我們可以去了。

勃 你的意思竟是這樣嗎？那末，你將失掉我們幫助了。〔瑪啞鞠躬。〕

霍 從這話是很好的解釋。〔他的眼睛露出很毒的神氣，射視瑪啞鉛囊靈當中。〕你敢去挑釁和斬喪你的國家罷！你自己去找國人對你的感想是什麼罷！請你有怨我！

〔一個一個的，緘默無聲，他們都走到廳堂，僅僅勃難獨自回顧。瑪啞坐在桌前，面孔向着許多新聞紙。鉛囊靈站在窗口，矗立不動。奧烈婦從地臺來到她母親身邊。〕

奧 兵士們正是良好的人吓！母親，這許多衣服污穢的羣衆，跟隨他們。內中倒還有清潔的。

〔從母親面貌上看出，奧烈婦覺得事體有些不妙，她看了父親後，就跑到他身邊。〕父親，漢勃脫舅父已去了，舅母海倫現正哭着哩。你看母親吓！

〔瑪啞抬起頭來看他的妻子。〕

奧 萬請父親務必站在我們一方面請〔她拿面頰摩擦她父親的面頰，覺得她父親的面頰並不和她的摩擦，她就站開，驚視她的母親。〕

〔台幕下〕

第二幕

第一佈景

〔在市外戲院後面，一條舖蓋稱卵石的街巷，並無側邊。戲院牆壁高聳，未開窗扉，色帶棕黃，壁上飾貼了破碎的老舊戲單，「出租」的告白，以及幾張撕裂的招貼，內有一張遺算完全，上面寫着：「停止戰爭的會議，準在十月二號舉行。演說者爲斯蒂芬瑪噠先生等輩。』街內散滿了廢物和字紙屑。牆有石級三層，達到戲台門口。那天晚上很是黑暗，靠牆的一盞路燈，發光照着四周。一種微弱擾雜的喃喃聲，頗像遠處的嘲叫聲，傳到該處。忽然有一個童子跑來，後面又有二個相強的女郎，急遽經過。向着聲響的所在地跑去；這條街又歸寂靜了。舞台門開啓時，看守戲院的人伸出頭來，四面張望。他就退回，但轉瞬間又復出現，走在三個穿黑服的紳士前面。〕

〔看門者 街內無人行走。先生們可以乘此向這裏走去。先沿着左手走，後轉靠右手走，繞行

隱角。

三位紳士：「向拍去塵灰，整齊領結。」謝謝，萬分謝謝謝謝！

第一位紳士：「瑪麗在什麼地方？他要到這裏來嗎？」

（第四位黑衣紳士前來與他們聚合。）

第四位紳士：「他正在後面哩。」向看門者：「謝謝。」

（他個急遽走去。看門者退回。一個童子跑過。舞台門再開。瑪麗和施底爾出來。）

瑪麗：「立在右級上躊躇；於是轉身，好像要回去。」

施：「先生來罷來！」

瑪：「施底爾，這事的況味很是不好吓。」

施：「（拿他的臂挽了瑪麗的臂腕，幾乎要把他拖下右級。）這種不佳的況味，該問戲院裏的養太哩。」瑪麗：「仍舊猶豫。」你告訴未人十點半鐘回去。我們或許在戲院裏多耽擱。」

（一個鐘點，這倒要極端要慮罷。並且她有一六個禮拜未曾看見你呢。）

瑪 很好，但是請你不要把我的臂骨拉脫了筋吓。

「他們走下石級，跑到左邊，其時有一個童子跑到這街，看見瑪噠後，他猝然停止，轉身，作尖銳的呼喊：『他在這裏！這就是他！他在這裏！』他就狂奔回去。」

施 先生，趕快走罷，趕快走罷！

瑪 像外國公使所說的話，這就是到了範圍的最終點了。

施 「拽他回身向着舞台門。」無論如何，請你進去暫躲一下！

「一羣男子，兒童，和少數女郎，從左邊急遽奔到。這是一羣雜色的民衆，喜歡出來騷動，閒遊的人，工藝匠，各種小工，粗魯的或可疑的女郎。大家都是好像打獵的人，曾經嘗試過血味，現在還是抱著打獵的心，要嘗試血味。他們羣衆聚在石級四週，表顯一種暫時的猶豫和好奇心，這種心地，是要等著獸類有何舉動，然後擒獲。瑪噠站在最低石級上，轉身向他們看。」

「女郎」（站在階邊。）那個是他！年老的，還是年輕的？



〔瑪啞轉身，登上其餘的石級。〕

瘦長少年 〔硬氈帽下，現有他長細的黑髮。〕你這個萬惡的賣國賊吓！

〔少年既發聲後，瑪啞回顧種種諷刺的攻擊，厭惡的叫聲漸大震響，後來逐漸靜寂，好像他們覺得自己無趣。〕

一粗魯少女 不要驚嚇了這位可憐的人吓！

〔在她旁邊的一個女郎，發出一種尖銳的笑聲。〕

施 〔力拉瑪啞的臂腕。〕先生，來罷！

瑪 〔搖釋他的臂腕，向着羣衆。〕你們要什麼？

一個人 演說。

瑪 真的嗎？這倒是很新穎的。

一粗魯人 〔站在羣衆的後面。〕你們看看他的怯膽吓！你們只要看他的面孔，便能見得了。

「雄偉小工」〔在前〕「不要多說！給他一次機會。」

瘦長少年 大衆靜聽這個萬惡的賣國賊說話吓。

「一個少年玩弄手風琴，笑聲因此縱發，入後羣衆猝靜。」

瑪 我允許你們簡略的演說！

「店僮」〔丟了一個胡桃殼，擊着瑪啞肩膀上。〕「你受這個殼打罷！」

瑪 你們回家去，大家思想罷！倘若外人來侵略我們，你們要不要拼命與他們爭鬪，像這般

異邦野蠻民族拼死的戰爭嗎？

瘦長少年 叛逆的狗賊爲什麼他們不敢到曠地去交綏呢？

瑪 他們竭智盡能的作戰。

〔外邊一位身穿灰色軍服的兵士，領導羣衆，猝然喊出一陣嘲叫的聲響。〕

瑪 我的朋友，他穿着灰色軍服站在那裏的，領導了羣衆，喊出這次的嘲叫。我從不會說出一句話來反對我們的兵士。我所彈劾的，是我們的政府，因爲政府逼他們到這種地步，

並且我也斥責報界，因為報界迫促政府出兵，我更要斥責你們，因為你們受了他人的操縱，竟做出個人私下不願意做的事體。

〔長瘦少年領導羣衆，喊出一種不自然的咒詛聲音。〕

瑪 我說在你們裏面，決沒有一個願意去攻擊一個弱小的人啊。

〔羣衆中諸聲雜作。〕

一粗魯人 你講得要有分寸點！

一女郎 他是激動和譏笑你們吓！

長瘦少年 光滑的臭屨吓！

一小工 〔猝然擡肩前來。〕先生，看此！你不要來鉤引這裏一般有親戚朋友在前敵的人

吓！不然，那末你將有大不利了——你回家去罷！

倫敦士著的人 叫你妻子把生棉花放在你耳朵裏罷！〔一陣笑聲。〕

一友愛人 〔從羣衆的外邊發聲。〕噫！羞恥吓！瑪啞很好！保持你的精神吓！

〔一陣喧嘩聲，把友愛人的聲音打銷。〕

瑪 〔情狀熱烈。〕停止戰爭！停止戰爭！你們！——

長瘦少年 賣國賊！

一工匠 誰是叛徒呢？

中年人 這個叛徒，應該射死——他竟幫助他國家的敵人！

瑪 這般異邦的野蠻民族，也正是保護他們的家庭哩！

二個人 聽吓！聽吓！

〔這二個人的聲音被羣衆止著。〕

瘦長少年 風箱吓！

瑪 〔本着忽熾的熱情。〕他們正是保護他們的家庭吓！並不是苛酷虐待一般身無防衛

的人民吓！

〔施底爾再拉瑪啞的臂腕。〕

粗魯人 不要多說了，不然我們定要打你了。

瑪 「恢復他鎮靜的態度。」噫！請你們儘管用方法來打我！你們應該打擊卑怯的暴徒，教你們終生不忘記這一樁事纔好。

施 先生，體念上帝！請你不要多說罷！

瑪 「搖開施底爾的手腕。」很好！

〔羣衆作一種野蠻無禮的衝進，然而被最前躓跌的人所阻止，因為後面擁擠得太利害，前面的衆人出乎意外，竟撞跌在最低石級上面。羣衆因此退縮不前。

風潮暫時平靜，瑪啞疑神俯首注視他們。〕

倫敦士著的人 這樣娓娓動聽的演辭吓他，說得豈不好嗎！

〔二三個堅果殼子和一片橘子皮，擲過瑪啞面孔。他毫不注意。〕

粗魯人 正是這樣吓，再給他鼓勵罷。

〔瑪啞面上露出輕藐的微笑，羣衆譏刺的笑聲，因此變爲忿怒。〕

瘦長少年 賣國賊！

一人 不要站在這裏像一只愚蠢的野豬呀。

一粗人 讓我們把他拖下來！

〔當羣衆稱許他說話時，他就用了一條帶，打擊瑪啞的腳腿。施底爾突前。瑪啞伸手，把他推回，仍舊鎮靜的睇視。他們覺得被瑪啞鎮靜的睇視所屈服，因變成忿怒。〕

羣衆 你可高聲演說，或是立刻下來！走開罷！離開你站立的地方——否則我們要強迫你走開了！繼續演說！〔瑪啞仍舊鎮靜矗立不動。〕

一位少年 〔在煩悶的狀態中。〕我將使他演說看吓！〔他突然向前吐涎，污穢了瑪啞的手。瑪啞突然伸出手來，好像被尖利物觸着，於是靜立如前。初起時候，這種動作，引起衆人的狂笑，轉瞬間變成了一片厭惡心。他們看見瑪啞露出輕視的譏笑的面貌，不覺老羞成怒。〕

瘦長少年 〔高聲說。〕你須移動！否則你要受難了！

一人 你的醜臉嘴，我們真是聽得看得很膩了！

一粗魯人 給他一個！

「一塊石子打着瑪啞。他的身體動搖，幾乎要傾跌下來，後來踏住脚步，植立不動。」

一少女 羞恥吓！

一友愛人 很好，瑪啞堅持到底呀！

一粗魯人 再給他一個！

一人 不要了！

一少女 任他去罷！雷來罷，這不是開玩笑的事體呀！

「羣衆仍舊仰視瑪啞，他們漸漸降到靜寂，而不安寧的境界，僅有拖地而行的脚步聲。

破着沉悶，於是站在前面的那位雄偉主人轉身，用他的肘來推開衆人，走到羣衆的外

邊。」

小工 讓他去罷！

瑪

〔羣衆心中覺得一半是慢傲，一半是羞愧，默認了這句話，即從來處四散回去，街中幾乎又是靜寂了。〕

〔好像出神方定——拂拭他的手，拍去衣上塵灰。〕施底爾！

〔施底爾跟隨他走，瑪墮下了石級走去。兩個警察經過，仰視破碎的玻璃，內中有一個警察停住脚步，做下筆記。〕

〔台幕下〕

第二佈景

〔鉛賽靈臥室的窗端鑲有乳皮色的嵌板。四枝燭光照着她身上，她方坐在老橡木梳粧台的銀鏡前面，梳拭她的頭髮。左首有一扇門，方一半開着。貼近一扇凹窗的牆壁，有一只橡木椅子靠著，這算是室中一切的器具了。從這扇凹窗外望，可以看見藍色的夜景。一股霧氣繚繞在樹林中作平坦狀，所以僅有黑塊枝幹，星羅棋布的顯現在月光照耀的天空下面。台幕起時，鉛賽靈手持梳刷子，靜聽聲息。她再動手拭髮，又放下手來不梳，從妝台抽屜裏拿出一束信札來閱讀。在她背後，有一扇門方在開着，奧烈婦的聲音



從內傳入鉛賽靈臥室。

與 母親！我醒了！但是鉛賽靈仍舊看信；奧烈婦身穿睡衣，偷便到室裏。

與 「靠近鉛賽靈，觀察架上所放的錶。」現在是十點四十五分了。

鉛 奧烈婦！奧烈婦！

與 我祇要看看時候。我無論怎樣要想睡，終是睡不着——你知道，這睡覺一事是完全沒法的。戰事可有勝利嗎？  
鉛 「鉛賽靈搖頭。」噫！我特別虔神的禱告，要在晚報中載有一段勝利的消息吓。  
鉛 「繞她母親行走。」父親已經回來了嗎？  
鉛 還沒有哩。

與 你現正等候他嗎？  
鉛 「埋他的面孔在鉛賽靈的頭髮裏面。」母親，你的頭髮秀美。尤其是今天晚上更秀美呀。

與 「鉛賽靈手把梳子落下，很是驚駭的樣子，看着奧烈婦。」  
與 父親離開這裏約有多少時候了？

錯 六個禮拜了。

與 看起來差不多像三百年了，是不是呢？他可是鑿天的，向羣人演說嗎？

鉛 是的吓！

與 今晚也是這樣嗎？

鉛 是的。

與 那天晚上，一個頭頂很歪的人是在這裏——噫，母親，你曉得——那個人用牙籤剔他的牙齒，令人可畏——我聽得父親向着風演說過一次，那篇演說竟會得打碎了一只酒杯。他到處所傳的演說，想必是好的，是不是這樣呢？

鉛 是很好的。

與 我覺得那天他向風演說的事件，倒是有趣得很；你可曉得，那個時候，實在一點風都沒有。

鉛 奧烈婦，這就是叫做向風演說哩。

【奧】父親常是向風演說嗎？

【鉛】現在他正是這樣哩。

【奧】這一句話是什麼意義呢？

【鉛】向風演說就同向不願意聽他議論的人說話。

【奧】那末，他們做些什麼勾當呢？

【鉛】只有少數人前去聽他說話，於是大隊的羣衆跑去搗亂他們的集會；或者這般人在會場外等待他，向他拿東西亂打，還要嘲叫他。

【奧】可憐的父親！這般拿東西亂打的人們，可是與我們同一宗旨的嗎？

【鉛】是的，不過他們是粗魯的人罷了。

【奧】那末，父親爲什麼仍舊演說呢？我不願意這樣做法。

【鉛】他覺得這樁事體是他的責任。

【奧】對於隣人呢？還是對於上帝呢？

對於雙方。

「噫！這許多信豈不是他寫來的嗎？」

正是呀。

「讀信。」「我所親愛的心肝。」母親，父親時常稱你爲他親愛的心肝嗎？這倒有些快樂，是不是呢？「明晚十點半我將要回家，煉罪的心火將要停燒幾個鐘點了——」煉罪的心火是什麼？

「放好信札。」奧烈婦來！

但是，什麼叫做煉罪的心火呢？

父親的意思，是指說他歷來很是不快樂。

母親，你也是這樣嗎？

是的。

「欣欣然。」我也是不快樂。我可以開窗嗎？

鉛 不要；你將使霧氣進房了。

奧 這種霧氣是這樣平坦，好不可笑！

鉛 親愛的，現在你可前來罷！

奧 「稍稍遲延。」母親，舅父漢勃脫何時可以回來呢？

鉛 親愛的，我們實在不曉得吓。

奧 我想，舅母海倫將要與我們同住在一處，等待他回來呢。

鉛 是的。

奧 這倒是很好很大的事體，是不是呢？

鉛 「扶起奧烈婦。」舅母是時來時去的！

奧 「做出怡悅和軟弱的樣子。」倘然以後還沒有「個勝利，我憫願把這種責任授與隣人嗎？」她們母女倆走過門戶。「你搔癢我膝下！」小孩快樂的笑聲發出，於是靜寂。入後發出一種夢話。「我必須醒來等候父親。」

〔鉛賽靈回來。她將要把門稍開，就聽得別扇房門敲着。那扇敲着的門開了數寸，保姆的聲響說：「夫人，我可以進來嗎？」保姆進室。〕

鉛 〔關上奧烈婦的一扇門，跑前來迎接她。〕保姆，你有甚麼事體？

保姆 〔低聲說。〕歷來我想——我不願在白天裏做，現在我向你辭去職務。

鉛 保姆，你也要走了！

〔她驚看着奧烈婦的房間，保姆拭去面上流淚。〕

保姆 我要立刻離開這裏。

鉛 離掉奧烈婦，這就是父親犯了罪惡，報答在兒童的身上了。

保姆 我兒現又寄來一封信。鉛賽靈女士當主人正想繼續他的工作，來維護這般殺人的

外國人，我實不能再住在這裏，況是目前他就要回來。

鉛 但是，保姆——

保姆 我要離開這裏的。一椿事體，並不像樓下的僕役〔做出一種不和霽的姿勢。〕或者

因為驚畏暴民，或者恐怕門窗再被打破，或者注意着街上兒童詈罵的話。我自己決不是這樣的吓！我所以要離開這裏的緣故，純是良心問題罷了。我是日夜痛想我兒，想他晚上睡在那裏，身上沒有一件乾破的衣服蓋着；想他喝飲牛畜所不願飲的水；想他吃下生有蛆蟲的肉品；每天，他的同伴終有一個準備埋葬，終有一天——恐怕他也要這樣哩。倘然他遇有不測，我良心上永遠不能自宥——我在這裏了。噫！鉛賽靈女士，我不曉得你怎樣的忍受痛苦——每天終必有惡消息傳來——而且約翰爵士的面孔，終是這樣的憂鬱——然而許久時候，我的主人終拿演說來反對我們，好像他就是喬那親身了。

鉛 但是，保姆，你怎樣能够離棄我們，你

保姆 〔揩拭她的眼淚。〕我很自覺得，倘然仍舊住在這裏，這明明是鼓勵我兒遭遇逆事了；並且瑪啞先生就在今天晚上回來。聖經說：你不能服事上帝，同時又服事財神。鉛 你可曉得，他因為演說非戰，犧牲些什麼東西嗎？

保姆 噫！這種演說，犧牲了他的地位名譽；還有比這二層利害的，就是反對他的國家。

鉛 他實是聽從良心的指揮罷了。

保姆 別人也應該聽從他們良心的指揮。鉛賽靈女子，你竟任他這樣——你自己的三權

兄弟，親姓前敵打仗，你的父親很是悲傷消瘦。你在這回過去的三個月，也是困苦異常。倘然三位少爺，在戰場上一旦遭了不測，你將怎樣感想？倘然你寶愛的母親所不能親育，被我親自喂乳的漢勃脫，一旦竟遭不幸，你更作怎樣的感想？假使你被擄在漢勃脫的敵入幕帳中——你的母親應說什麼話吓？

鉛 保姆吓，保姆吓！

保姆 報紙說，主人瑪啞現正在鼓勵這一般敵人，還要使外國人批評我們；而且每天戰爭

延長下去，我們國人的血，是沾染在主人的房屋。

鉛 〔轉身。〕保姆，我不能——我不願意。

保姆 〔專心注視鉛賽靈。〕噫！你一定可感動他，這並非戰的演說吓！我所親愛的，我能看見



你的心。但是你如果不去阻止他，我定必離開這裏了！

〔保姆於是蕭然點頭，演到奧烈燻的房門，輕輕開了，直看片時，說着「我的小羊」後，即悄然進去，把門關上。〕

鉛賽靈回到她鏡子面前，把頭髮梳好放後，飾修她的唇和眼。走廊門開，海倫說：「鉛，你還沒有上床睡嗎？」

鉛  
還沒有呢。

〔海倫也穿了外套，一條紐帶罩在頭上。面現驚嚇可憐的神氣，跑到鉛賽靈的臂懷裏。〕

鉛  
我所親愛的，這是什麼事體呢？

海  
我現已見着——一個夢境。

鉛  
呀！靜！你要驚醒奧烈燻了！

海  
〔向前面看。〕我正要睡着時，忽地看見了一片平原，這個平原狀若高飛到天空，像外邊的雲霧。在那片平原上面，我看見了很多黑暗不明的東西。有一個是有身無頭的形

態，旁邊橫着一枝槍。還有一個，是一人擁作一團的坐在那裏，看護着一條傷腿。他的面貌倒像漢勃脫的僕人維爾福特。後來我看見——漢勃脫。他的面孔完全是黑瘦；他身上有一個可怕的傷創，（她以手觸摩胸坎。）血就從胸坎的傷口流出，他繼續的努力把傷口塞住——噫！鉛——他用親吻的方法來塞住流血，（她稍停說話，因被情感所塞窒。）往後我聽得維爾福特大笑，他還說老鷹是不會觸着活人身體的。他處忽然一人大喊：「噫！上帝我正是死了！」維爾福特因此就詛咒。我聽得漢勃脫說：「維爾福特，不要這樣；任這個可憐的人去罷！」但是這種哀呼的聲音，繼續不息的發出，悲鳴喊着：「我願終夜睡在這裏漸漸地死去——後來我願即死了！」維爾福特就徐徐前進；他的面孔是十分兇惡，好像一個人要去殺戮他人一般。

鉛

海

我所親愛的人吓！這樣的可怕吓！這種哀呼聲音仍舊不停，我見維爾福特拿起死人的槍。於是漢勃脫就站起身來，蹣跚前走，這樣的衰弱，這樣的可怕——但是他還沒有走到維爾福特的地方去阻擋他的

舉動，維爾福特已開槍射擊那個叫喊的人。漢勃脫即喊：「你這個野蠻的人吓！」他就跌在地上了。維爾福特看見漢勃脫躺在地上不起來，他就悲傷嗚咽。但漢勃脫永是不動。於是平原仍歸十分黑暗——其時我能够看見一個黑色婦女形態的東西，在地上爬行，先到那個無頭的屍邊；再到維爾福特身邊；再後便到漢勃脫身邊，並摸觸他，末後即竄去了。這個婦女形態的東西喊出「哀——吓——噫嘻！」（指點霧氣。）看外邊！這許多黑暗不明白的東西吓！

〔拿臂懷抱海倫。〕是吓，親愛的，是吓！你一定必看見霧氣了。

〔態度很是特別鎮靜。〕漢勃脫是死了！

這恐是一場夢境罷！

海倫 你沒有聽得那種叫聲嗎？〔她聽。〕這是瑪啞。鉛，請宥我；我不應該煩惱你，但是我不能自禁到你這裏來啊！

〔海倫走出。海倫的情感視若已經深入了鉛賽靈胸中，鉛賽靈就狂熱然轉身到窗前。〕

開窗外眺。瑪啞進室。

瑪

鉛

〔看見她正在窗前，瑪啞就從速走去。〕

呀！〔她現已控制自己的情感。〕

鉛

任我看你的面孔！

瑪

〔他把鉛筆從窗前拉到燭光的地方，久久看着她。〕

瑪

你的頭髮這樣修飾做甚麼？

鉛

沒有什麼！

瑪

今晚你的頭髮是美觀得很。

鉛

〔他愛戀不舍，拿起她的頭髮，把他的面孔藏埋在裏面。〕

瑪

〔她不顧瑪啞的面孔藏著髮中，就拉開她的頭髮。〕什麼樣呢？

末了！

鉛 「指着奧烈婦的臥室。」

瑪 她的近狀怎樣呢？

鉛 很好。

瑪 你呢？

〔鉛養靈靠肩。〕

瑪 六個禮拜！

鉛 爲何你竟回來呢？

瑪 爲何！

鉛 你在後天又要開始演講。這種事體倒究竟值得嗎？

瑪 鉛！

這種事體，不過是使我格外難堪罷了！

瑪 〔凝視鉛養靈。〕你還有什麼事體呢？

鉛 天天閒坐，閱讀你向羣衆演說的新聞，這六個禮拜，倒是很長的時期吓。

瑪 今晚暫時把這事丟開罷。〔觸摸鉛賽靈。〕這種情境，正像旅客們走出沙漠，跑到沼水時，常常感覺的。

鉛 〔猝然看見瑪啞前額上的傷痕。〕你的額吓是受傷了。

瑪 這是無甚要緊的。

鉛 噫！我爲你洗滌！

瑪 親愛的，可以不必。這種傷痕是無甚要緊的。

鉛 〔轉身。〕海倫方纔告訴我一場夢境，她業已有着漢勃脫的死訊哩。

瑪 可憐的小兒！

鉛 我只有做種種惡夢，空閨靜待，終日避人——沒有別的事體可以做。沒有別的事體可

以做，斯蒂芬——沒有別的事體吓！

瑪 避人因爲了我嗎？〔鉛賽靈點頭。〕

瑪

「露出很慘悲的神色。」我曉得了。我從你來信裏面想着，以爲你要逐漸感覺得——

鉛 你的容貌是這樣的可愛呀！

「忽然瑪啞看見鉛賽靈正在哭泣，他就趕快走到她身邊。」

瑪

我愛，不要哭！上帝曉得，我並不是有心弄壞事體給你難堪。我願意離開這裏。

「她稍離丈夫身邊，瑪啞既久看了他妻子後，就在梳妝臺旁坐下，玩弄梳刷和妝飾品，想找些話講。」

瑪

永遠不要向前觀望。我已經演說了六個禮拜，辛苦備嘗——我想——今晚——當爲蓬勃有生趣的夏日——我想你——和萬物都是這樣的！

「當他說話時，鉛賽靈逐漸偷近她丈夫的身邊，忽然跪在瑪啞左右，把她的手放在秀

髮中。瑪啞轉身擁抱她。」

鉛

啞是的。但是——明天你又要演說了。噫！瑪啞！多少時候——多少時候，我心被你分

瑪 裂爲「呢？」〔在瑪亞臂裏把身退後。〕我不能——不能忍受這種境況哩。  
我愛！

鉛 放棄你的主張罷！爲了我的緣故！放棄你的主張罷！〔格外貼近瑪亞。〕不獨我個人——  
——卽是萬物——〔羣暢新機莫不要感恩圖謝呀！〕

瑪 上帝吓！

鉛 這豈獨是——倘然——倘然——

瑪 〔驚駭狀。〕難道你不是講條件嗎？不是訂契約嗎？鉛，願你體念上帝罷！

鉛 瑪亞，願你也體念上帝吓！

瑪 你——一切人臂中——你——〔竟會得這樣的向我要求。〕

鉛 斯蒂芬！

〔瑪亞暫時完全屈服，後來又改變。〕

瑪 這「種交換條件吓」這真要賣掉我的靈魂吓！



〔他努力從她的臂膊裏脫身，站起身來，默然凝視鉛賽靈，拭去額上的汗。鉛賽靈依舊跪在地上約有數秒鐘，呆然仰視瑪啞。未幾她頭垂下；也站起身來，離開瑪啞，外套緊圍在身上。雙方都覺得遇了一種好像冷酷而利害的羞恥。瑪啞迅然轉身，目不回顧，疲憊走出室外。他既出室後，鉛賽靈跪下不動，秀髮散開籠罩全體。〕

〔台幕下〕

## 第四幕

〔翌日傍晚瑪啞家膳室。室裏的窗閉着，但帷幔還未拉好。施底爾坐在書桌面前，聽着瑪啞的口說寫信。〕

施 〔誦讀他所寫的信稿。〕「我們當然將遭困難了。但城中當局，如果在最後的時間，禁止我們借用演講廳，我們決定在露天開會。傳單可以發出，無論如何，一般聽衆終會聚集到場。」

瑪 他們當然會來。

施 「你忠實的朋友，我已代你簽字了。」

〔瑪啞點頭。〕

施 〔把信吸乾封好。〕你可曉得，除掉亨利外，一般僕役都已自行辭去我們哩。

瑪 可憐的亨利吓！

- 施 這種僕役辭職的事體，一半是神經作用——門窗業已二次打破了——但一半乃——
- 瑪 激於愛國心。真的吓這般自行辭去的僕役，恐自己要做第三次搗碎門窗的舉動哩。這使我記得——施底爾，明天你可從此休息了。
- 施 噫否！
- 瑪 我親愛的同伴——定必要休息。昨夜你幫忙的事體已完結了。我牽連你投入漩渦，真是抱歉得很。
- 施 世上總要有一個人去做這層工作。照目前工作的現狀看來，可說你已是鞠躬盡瘁了。
- 瑪 我受人家很多踐踢。
- 施 先生，放棄你的工作罷。你正是勢孤力弱得很。你的工作值不得這樣犧牲哩。
- 瑪 奮鬥到最後的地步；明明曉得自己必定被人家挫敗——世上還有比這事格外值得的嗎？
- 施 那末，我將不去了。

瑪

施底爾，這是我個人的地獄；你大可不必再困在這裏面哩。請你相信我不損人惟損己。這正是一個很大的安慰，你須相信我這句話。

施

先生，我實在不能離開你。

瑪

我親愛的小子，你是我忠實可靠的朋友——目前我們固能幸免災難，我卻不能再擔負你生命安全的責任。明日開會的信札，你就交給我罷。

瑪

〔施底爾從袋中拿出幾張紙件，但是不交給瑪啞。〕

拿來罷！他伸出手來拿這幾張紙件。施底爾依舊縮手不與，瑪啞格外嚴厲說話。〕施

底爾，把這幾張紙交給我！〔施底爾把信札交給瑪啞。〕現在事已完結了，你可曉得嗎？

〔他們倆站立相視，施底爾的心緒很是不寧，就轉身離室。瑪啞既慘然含笑，注視施底爾出去後，就放紙件在送信箱內，他正關上書桌時，差役亨利進說：「先生，孟姆狄潑先生來了。」孟姆狄潑進室，差役退出。瑪啞轉身向着賓客，但不伸手與孟氏把握。〕

孟

〔握取瑪啞的手。〕我友，請你相信我淺微的哲學。瑪啞夫人對我說，你須在今晚回家。

你可聽見嗎？

什麼？

孟 前敵得着勝利哩。

瑪 感謝上帝。

孟 瑪 所以，你賞莊也是看漁有肉的人呀！

瑪 正是呀！

孟 施蒂芬，脫掉犧牲者的襯衣罷。你現在並不是做不近人情的勾當哩。

瑪 所以——你也來保護華柔吧！

孟 我親愛的朋友，你現在反對世界上最強烈最普遍的本能。你所盼望的是什麼？難道街上每個行人，都應該做荒狂義俠的魁克叔叔嗎？難道各個人愛國的道塗，都應該表達在哲學上的利他主義嗎？你在世上究竟盼望的是什麼？人類是很簡單的動物；而且羣衆就是一般簡單的衆人所團結的精髓罷了。

「這不是精髓，可說是團結的贅疣罷了。這簡直是街上的泥濘同市場上的泥土，聚成一個有力量的東西罷了。」——這種盲目狂吼的「愛國心」——每人心中自己覺得的是什麼？

〔拿手觸胸。〕在我看來，毫無一點愛國心吓！

「孟 你想人類的事功能超過本能——實際上真是不可能的吓。他們這般人只曉得，某物正在損傷他們自己的影像，這個影像他們叫做國家。他們只覺得國家是很偉大神聖的，因此便盲然熱狂得很利害了。」

「瑪 這個國家，以前常爲言論自由的國家。這個國家以前常常盼望每個人民能堅持他的信仰。」

「孟 斯蒂芬，人類的本性終是有範圍的。」

「瑪 那末，一個人當着民衆的攻擊，他可不該堅持奮抗了。這句話是你的勸告嗎？」

「孟 我的勸告是：你立刻離城。一旦這個戰勝的消息傳出去，方纔你所說有力量的東西，行

將橫決。我親愛的朋友，請你不要住留在這裏！

瑪 謝謝！我決定使鉛賽靈同奧烈婦離開這裏。

孟 與她們一塊兒去罷！倘然你的事功如果失敗，你不應因此犧牲自己。

瑪 我不逃開這裏，當然有安慰的好處。而且——我現在急需要這種安慰。

孟 斯蒂芬，這就壞了；壞而且愚——不智得很。我現將到國會去。可是走這路嗎？

瑪 下階，穿大門，再會。

〔鉛賽靈進室，保姆後面隨着，頭戴帽身穿外衣，手持小袋，預備要走。鉛賽靈從書桌上

取下一張支票，交與保姆，瑪啞從地臺回來。〕

瑪 保姆，你去得很聰敏。

保姆 先生，你對待我可憐的親愛夫人現已太壞了。你的心肝在什麼地方呢？

瑪 完全應用在正事上。

保姆 用在這般野蠻民族身上吧。難道不應先用在你的家庭嗎？你妻誕生在從前戰爭的

時候，她父正在效力疆場，她祖父是爲國捐軀。現在她的家中窗子被人破碎，她在路上行走時，又被街兒指摘，這倒是很難堪的事體吓！

〔瑪啞聽受這種攻擊，目光注視他的妻子。〕

鉛  
保姆！

保姆 先生，你所做的事體是太不近人情！你想念這一般野蠻的人民，比較妻子還要利害。

現在你看着她罷，你從前可曾見過她這樣的氣色嗎？先生，請你留心些，不要那時追悔莫及吓。

瑪 夠了，請你不要多說。

〔保姆稍立片時，態度躊躇；看了鉛賽靈好多時候，於是離別。〕

瑪 〔鎮靜。〕前敵現已有勝利了。

〔他出去。〕

〔鉛賽靈呼吸驟急，聽得街上隱約的聲響和喧嘩。她跑到窗口時，亨利進說：「夫人，約



「翰！裘！達！痕！爵！士！」約翰！爵士！進室，手持一份新聞紙。」

鉛 最後！一次勝利！

綉 感謝上帝！〔給她新聞紙。〕

鉛 噫，父親！

〔她展開了新聞紙，狂熱地閱看。〕

鉛 最後！

〔街上隱約可聞的聲響，逐漸增高。但約翰！爵士！起初給新聞紙與鉛！賽！靈！的時候，雖覺

得一時高興，後來即呆視地板。〕

鉛 〔猝然覺得她父親嚴重的神氣。〕父親！

約 報上還有別種消息哩。

小兒中有一個麼？可是漢勃脫嗎？

〔約翰！爵士！低頭。〕

鉛 戰死嗎？〔約翰爵士再俯首。〕

鉛 唉！吓！〔她拿手掩面。〕可憐的海倫吓！

〔他們默然站立了數秒鐘後，約翰爵士抬起頭來，拿起一只手來撫摩鉛賽靈的淚頰。〕

約 〔發乾燥聲。〕上帝所愛的——〔終是早死。〕

鉛 漢勃脱吓！

約 像我破舊船殼的人倒依然活着！

鉛 親愛的父親吓！

約 但是現在我們將要驅逐這一般惡漢了！我們將要把他們搗碎。瑪啞回來了沒有？

鉛 昨晚回來的。

約 他可曾完結他辱國演說嗎？〔鉛賽靈搖頭。〕還沒有吧？〔後來看見鉛賽靈情感震激，

約翰爵士摩撫她的手。〕

約 我愛！死神是在衆人家裏吓！

鉛 我必須到海倫那裏去。父親，告訴斯蒂芬，我不能……。

約 孩兒如你意願。

〔鉛賽靈出去，盧約翰爵士獨受嚴重的困惑的悲傷！數秒鐘後瑪啞進室。〕

瑪 正是，約翰爵士。你可是叫我嗎？

約 漢勃脫是戰死了。

瑪 漢勃脫吓！

約 被這般人——他們受你保護的人所殺死。鉛賽靈請求我使你知道。她現在到海倫那裏去了。我曉得，你僅在昨夜纔從你的——回來。我對於這事，實不能用一個字來描寫我所懷的感情。我不曉得，你和鉛賽靈彼此間的感情是怎樣的；斯蒂芬，但是我告訴你這一層：你在這過去二個月裏，已大大磨難她，至於磨難的程度，實超過了任何女子所忍受的！

〔瑪啞做出痛苦的姿勢。〕

約 你先前選定非戰主張時——

瑪 選定！

約 你使自己與她的感情立在相反的地位。你從前曉得，漢勃脫陣亡這樁事體，或要發生的。這種不幸的事件，或許再落在我別一個兒子——

瑪 我很願意與任何一個爾舅交換不幸的地位呀。

約 正是——我能相信你的不快樂。我終覺想不出一種痛苦，比較反對國家的還要大吓。倘然我竟能够使漢勃脫回來，我終不願出了這種反對國家的代價來求他復活——否，我也不願用了這樣的方法求我幾個兒子復活。我愛我國家——無論如何，我兒很是快樂！

瑪 正是吓！

約 但你能夠繼續做你所歡喜的事！斯蒂芬，什麼驕傲自負的魔鬼迷惑了你的心呢？

瑪 難道你想，我竟以為自己比前敵最低微的戰士還要優勝嗎？我絕未起這種念頭哩。

約 我不曉得你的心思。我以前常想，你是專愛鉛筆靈的。

瑪 約翰爵士，你相信國家比妻子重要嗎？

約 我是這樣信仰的。

瑪 我也是這樣信仰哩。

約 〔心神擾亂。〕無論何事，只要是我國家所做的，或是未曾做完的，我終不敢擅自判斷。

我的國家，好像我不敢擅自判斷我的上帝一般。〔約翰爵士，爲了國家業已遭受了

各種痛苦，現他本着爲國忍苦的熱忱說。〕我的國家吓！

瑪 我對於國家也願獻給我的一切——爲這教條。

約 〔困惑不解。〕斯蒂芬，我素來不當你是一個偏想家；我從前常深信你是明禮忠實的

人。但你現在的行爲，正是——夢幻的癡狂罷了。

瑪 可是做了一個理所應然的夢想哩。

約 地球上最偉大的國家——最偉大的人民，對於一切事物，素來覺得是很佳很够的，爲

什麼你竟不能對這一切事物滿足呢？我久已知道他們，並且看見他們爲了我們的國家，都能忍受種種痛苦哩。

瑪

約翰爵士，試想，我在這過去的二個月裏是怎樣的情景！吓！眼看人家在街上掉頭不顧我——老朋友經過我時，當我像牆壁一般！我又怕住所被擾。每晚在床上時候，帶了嗚叫的聽浪在我的耳邊！我更曉得，我的名實不齒於人口。——

約

但是你還有新交的朋友。我曉得倒是很多哩。

瑪

這許多朋友們，可以補救我昨夜被人攻擊的一事嗎？你的戰爭，不過是愚人參加罷了。（街上民衆喧嘩同沙沙的聲音，變得格外響亮。約翰爵士轉頭向着。）

約

你現已聽得前敵戰捷罷。你把你近人情的情緒，竟會到此地步。因戰捷了倒覺得不樂嗎？（瑪啞搖頭。）這倒很是重要！斯蒂芬，體念上帝，請你趁早挽救你的命運罷。不要拚了命與鉛彈靈爲難。漢勃脫是她所最親愛的兄弟。你現正是幫忙這般殺死他的兇手！試想一下，這事與她意義如何！吓！放棄這種——極端荒狂的義俠——理想——

無論何種名義。攜了鉛囊靈。暫時離開你現正反對的誣詆的國家，靜待攻擊你的事體告了完畢。你攜她去罷！請你聽我話！你現在所做的事，倒究有什麼利益呢？倒究有怎樣的塵世利益呢？我兒，聽我話罷！不要追悔莫及。

瑪

約翰爵士！我們在前敵致死的士卒，是爲了他們心中的信仰而犧牲！我自信，我個人的信仰愈是高尚，愈是優美，爲人類服務——難道我要潛逃嗎？自從我開端了這種反對戰事的運動以來，我現已得着千百人的感謝，因我採取這種反對戰事的步驟。現在他們奉我爲領袖。難道我就要背棄他們罷？從前你心懷着空虛的希望，遠事征役時，你可曾自問，你自己所做的事倒究有怎樣的利益嗎？你可曾自問，你究能經歷冒險猶得生活嗎？我的空虛希望，就是不願背棄現正跟從我的一般人；就是不去幫助人家把一種火光熄滅——一種神聖的火光——不僅是在這個國家裏面的，且是在世界各國裏面的，不僅是爲了現在計的，且是爲了億萬世年計的。

約

一睜視瑪摩許久時候，纔說：「你所說個人的信仰，誠有價值。但是我須告訴你聽，無論

你所講的火是怎樣的一種——我年太老，實在不能懂得——然而還有一種火，你現在正在熄滅的——這種火，就是你妻子的愛情。上帝吓！這般你的新朋友，這般偏想家和像喜鵲性情的人，倘然他們能够補救你所失掉的愛情——你所失掉的事業，你所失掉從前歡喜你尊敬你的這一般人——這種種損失，倘然都能補救——那末，與你還算是便宜的。但是你若找得自己是愛情破產——是孤獨無偶，好像世界上最後的一人；倘然這事的結局，是使你完全身敗名裂——這是理所必然的——我將永不憐憫你——亦不能憐憫你。晚安！

〔約翰爵士走到門口，開門出去。瑪啞獨自在房內，站立不動。其時街上喧嘩喃喃的聲音，逐漸響亮，使瑪啞漸漸覺得。瑪啞於是走到凸窗外望，隨後接着響鈴。〕

鈴雖按着，回聲全無，他開燈後，再按着鈴。鈴響靈進室。她頭戴一頂黑色帽，身穿黑色外衣。他頭不抬起，冷然說：

鉛  
你會按鈴嗎？



瑪 叫他們關好這房門。

鉛 僕役輩現已出去了。他們害怕這屋被焚。

瑪 我知道了。

鉛 這一般僕役，是沒有你的主義來維繫他們吓。瑪啞退回。我與海倫與烈婦同到父親那裏去。

瑪 △努力要了解她字句正確的意思。甚好！你可是願意住在那裏代替旅館嗎？△鉛蹙靈點頭。瑪啞的聲音和婉說：鉛，你願聽我說，我是非常同情於你——漢勃脫的——不要這樣！我應該早把我的意思顯明地說給你聽。我是不再回來了。

鉛 不——你不回家，當這家裏——

瑪 不——絕對不再回來。

鉛

鉛 我從最初的時候，就給你警告。你是太趨極端吓！

瑪 「非常感動，」你可曉得，這種分離是何意義呢？經過了這十年——一切——我們的愛情！

鉛 這可是愛情嗎？你從前怎樣能夠愛上一個不勇敢不義俠的我吓！

瑪 鉛——鉛，這正是癡狂的舉動吓！

鉛 昨晚我還是願意愛你。但那時你實不能愛我。如果那時你不能愛我，你將永不能愛我了。斯蒂芬，你的興趣是很高。我不喜歡——也不願意，與一個比我好的人相處。這種觀念，自從你講了那回演說以來，常常在我心坎。那晚我會對你說過，這事的結局是怎樣的。

瑪 「試把臂繞圍鉛賽靈」請你不要這樣的苛刻吓！

鉛 不任我們彼此間得着真理罷！凡人們的心思，距離得這樣闊大的，斷斷不能相愛！任我去罷！

瑪 憑着上帝的名義，我怎樣能夠自禁彼此間信仰上的不同呢？

鉛 昨晚你用這個名字——契約。很對。那時我是有意要賣你。那時我有意要消滅你的信

仰。那時你指示給我，我所做的事是什麼。瑪啞我實不歡喜被人家稱爲一個迫促貿易契約的人吓。

瑪 上帝曉得——我意決不指——

鉛 倘然我在精神上不是你的——我不願意做你的——情婦。

「瑪啞好像被鞭擊，高舉他的手，作一種辯護的態度。」

鉛 正是，我這種行動是很奇酷吓。這倒可以表示你處在高貴的地位吓。我不願意把你拖下來。

瑪 體念上帝，請你把驕傲自負的情緒拋棄罷。而且要明白我是爲了心坎的信仰而奮鬥的一個人。舍此還有別種事業能够做的嗎？還有何種事業呢？噫！鉛！請你諒解吓！

鉛 我正是悶死在這裏了。無事可做——寂然靜坐——當我兄弟輩正在打仗，被敵殺死。我將要出去做看護婦。海倫將與我同去？我也有我個人的信仰；我個人這片可憐平

常的愛國激情。我不能與你同住在這裏。昨晚我在地板上過夜——獨自思想——現在我明白我所處的地位了！

瑪 奧烈娜呢？

鉛 倘然你並不禁止我攜她去，我將安插她在我父親家裏，留着保姆當心她。但是你能阻止這事。

瑪 「態度冷淡」對於這一層我將不加干涉——你很驕得的。你來去都自由的，並可自由攜她去。

鉛 「很低說」謝你！「忽然她轉身向瑪啞，吸引他的眼睛向着她。她不作一聲響，惟把全副氣力集注在這最後一次的臨去秋波」斯蒂芬，放棄你的工作罷！下來與我站在一處罷！

瑪 「街上慶祝的聲響，漸漸強大。簫笛聲，劈拍聲，和各種快樂的聲音，室內聞着。」不獨站在一處，並且沉溺在——這種聲響裏面嗎？

〔鉛筆靈忽然轉身到門口。站在那裏，再向瑪啞看。她的面色很是神祕，這因她情緒的潮流正在交相衝突。〕

瑪 所以——你是去了？

鉛 〔低語〕正是。

〔她俯首開門而去。瑪啞把身體突前，好像要跟隨她。但是奧烈婦出現在門口。她身穿了一件挺直的白色小衣服，頭戴一頂圓白帽。〕

奧 父親，你與我們同去嗎？

〔瑪啞搖頭。〕

奧 爲何不去呢？

瑪 我的小鳥，不要管我。

奧 汽車將要慢慢的行動。街上有這許多人行走。你住在這裏，可是阻止他們火燒家屋嗎？

〔瑪啞點頭。〕我可以稍留在這裏嗎？

〔瑪啞搖頭〕爲何不許呢？

〔放手在她的頭上〕我美麗的孩兒你去罷！

噫！父親，你愛我就擁抱我吓！

〔瑪啞擁抱她。〕

噢——噯！

我的靈魂，你去罷！

〔她出去時，回顧瑪啞，忽然轉身，逝去。〕

〔瑪啞跟她到門口，但就停步。後來覺得心中爽然若失，他就跑到凸窗，伸頸視大門。戶外傳入車輪開動的聲音，在人羣中駛行時，汽車的鳴角連發嗚嗚的聲音。他從窗口轉返。〕

瑪 孤獨無偶，像世界上最後的一人！

〔猝然間街上喧嘩雜亂的聲響裏面，發有一人清晰的聲音。〕

亨 瑪

頭又擲進玻璃窗。瑪啞再擡起他的頭，緊握雙手，向前直視。差役亨利進房，急跑到摺窗面前。

噫！亨利，我想你已經離開這裏了。

先生，我是去後又來的。

一人 他是在這裏！這個就是他！瑪啞！賣國賊！瑪啞！

「一陣堅果殼，橘子皮，和不能損傷身體的投擲物就急打在玻璃窗上。許多人舉起這種呼喊聲：『瑪啞！賣國賊！背棄者！瑪啞！』窗口可以望着街上飄蕩的旗幟，和輝亮的中國式燈籠，放在竹竿上高舉搖動。詛咒的喧聲漸漸增強。瑪啞依然站立不爲所動，自仍視着駛行的車輛。於是一塊石頭打着玻璃窗上，把玻璃打碎了一塊。聲響爆裂。石既擲後，衆人就作一陣粗笑聲，和快意的呼喊聲。第二塊石頭又把玻璃打碎。瑪啞面現鄙視狀，須臾轉身向着街上看，其時中國式燈籠的亮光，照着他的面上。於是，他好像忘記了街上喧嘩擾攘的聲浪，回到房裏，四面張望，垂着頭。戶外聲響變得格外利害；第三塊石頭又擲進玻璃窗。瑪啞再擡起他的頭，緊握雙手，向前直視。差役亨利進房，急跑到摺窗

瑪 好人吓！

先生，他們現正努力要推進地臺的一扇門了。無論怎樣的事體——他們沒有權力可以撞進私人的房屋！

「當羣衆像潮流一般衝進室內時，差役亨利就顯出抗拒的模樣，被衆人壓倒，推出到站在地臺上的羣衆裏面，從此看不見了。羣衆乃一個雜色的團體，包括男女縱樂者，醫學生，書記，店役，女郎，和一二個童子軍。許多人現已換好了帽子——有的戴了面具或假鼻，有的帶了羽毛或錫笛。有的攜了竹竿同中國式燈籠，在室外地臺上正在搖蕩着。喧嘩擾攘的聲音很大。混亂中終有指陵羣衆的領袖，這次的領袖是一羣學生，學生們的領袖是一個運動家的青年，頭不戴冠，身不修飾，所以很是觸目，下顎突出，蓄有濃厚煤黑的鬍鬚，他揮動巨臂闊肩，狀若鼓動羣衆行動的潮流。第一次喧嘩和行動的巨波降落時，這位青年學生叫喊：『童子們，向他，擡起這位英雄來！』學生們就突到這位聲色不動的瑪啞身邊，粗鹵地擡瑪啞在他們肩膀上面，肩負了瑪啞繞室行走。他們既按



着自己混雜的歌聲，叫喊聲，笛聲，所造成的一種音樂，繞行桌子兩次後，學生領袖大聲喊出：「放他下來！」他們遵命放瑪，瑪在那只被推到凸窗的桌子上，就張口仰視瑪。

學生領袖 演說演說！

〔聲響沉落，瑪啞口。〕

學生領袖 先生，你可演說了。

瑪 〔低聲說〕很好。你們此刻在這裏，是憑了管理暴民行動的定律——就是武力的定律，憑了這種定律，你們能夠隨心所欲的處置我身。

一人 我們願意這樣做哩。

瑪 我並不懷疑這句話。但在你們便宜行事以前，我還有隻字相告。

一人 你常有這樣的語吓。

〔別一個人學做嗚叫的聲響。〕

瑪 你們——羣衆——是光天化日下面最爲鄙賤的東西。你們在街上行走的時候——

上帝就避躲你們。

學生領袖 先生——你留心些罷。

衆人 打倒他！打倒這個乞丐！

瑪 〔高聲演說，超過羣衆喃喃的聲音〕好朋友，我並不畏怕你們。你們現已擅入我的屋裏，並且還要請我對你們演說。請你們忍聽真理罷！〔瑪啞的字句就衝口而出〕你們是攻擊弱者；踐踏婦女；摧殘言論自由的東西。今天是這樣，明天又是那樣。頭腦呢——你們是沒有的精神呢——是毫無影蹤的！倘然你們不是卑賤，世上便無卑賤了。倘然你們不是懦弱卑怯，世上便無懦弱卑怯了。〔這時喧嘩吵鬧是劇烈非常，他說得還要響亮〕愛國——有兩種——那種愛國是我們兵士的，這種愛國是我個人的。你們連一樣都沒有！

學生領袖 〔阻止羣衆危險的衝進〕靜待！靜待！〔向瑪啞〕請你發誓，不要再侮辱誣誣你的國家了：發這誓吓！

羣衆 吁噓！吁噓！吁噓！

瑪 我的國家，並不是你們的。我的國家，是一個大國，永遠不向貧弱的國家來抽取雜稅的。

〔他說得比呼喊的聲音格外響。〕噫嘻！你們能够破碎我的頭顱，搗毀我的窗戶；但是你們不要妄想，以爲你們能够破除我的信仰。你們永遠不能夠破碎或震動他，就是你們是百萬人來敵我一個人。

〔一個女郎，眼睛黑色頭髮蓬鬆的，從羣衆中跳出，向瑪噁揮拳。〕

女郎 你爲那艘殺死我的朋友！〔瑪噁向她微笑，她忽然把旁立一個童子軍綁帶上的

刺刀拔出。〕笑吓，你——懦夫！

〔背後羣衆暴烈的衝進和擁擠，直推瑪噁向前，迎着刺刀。他即搖擺，向後顛蹶，傾跌在羣衆裏面。於是驚號聲，擁擠聲，和吵鬧聲雜作。學生領袖大聲呼喚，高過這時的騷動。〕

「穩定」別一個人說：「我的上帝吓他已中傷了！」

學生領袖 給與他空氣吓！

〔羣衆向後退，二個學生俯身向着瑪啞看，舉起瑪啞的雙臂和頭顱，但旋即墮下，像鉛一般。他們拼命試驗瑪啞倒究活着沒有。〕

學生領袖 憑上帝名，事已完畢，他是死了！

〔於是羣衆即驚嚇擁擠，走到窗戶。有一個人把燈光熄滅，黑暗中羣衆瞬息四散。瑪啞的屍身，在一盞中國式燈的光芒中躺着。學生領袖喃喃說這幾個字：「可憐的惡魔！他竟能始終堅守他的信仰！」他就從地板上拾起一小塊棄擲的國旗，放在瑪啞胸上。既放以後，他就轉身衝出去。瑪啞的屍身，躺在一線亮光裏，街上的響聲繼續增高。〕

〔臺幕垂下，瞬再吊起。〕

## 結 幕

晚春時節的黎明方在開朗。一座全身黑色的銅像，站在一塊花岡石座上，後面映着萌芽和放花的樹木和一個倫敦方場上許多房屋，銅像上日光普照。銅像前面是一條廣闊的側道，灰塵滿地。日光逐漸明亮，往後，花岡石座面上所有圍刻的中心字句，能夠讀得很清楚：此銅像的建立，是紀念斯蒂芬瑪啞「忠誠於他所服膺的主義。」

石座上面瑪啞銅像的面孔向前直視，面上微帶笑容。在他一只肩膀上和光頭上，二只麻雀棲止在那裏，在後面的花園裏面，鳥類啼鳴和歌唱的聲音，傳達到銅像的四周。「臺幕下」

「完」

42  
00-2314  
410

